斠補隅錄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補隅錄

（一）

蔣光煦輯校

本館據涉聞梓舊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辛補隅錄

斠補隅錄目錄

尚書全解
爾雅
續通鑑
東漢會要
吳越春秋
錢塘遺事
宣和高麗圖經
管子
荀子
意林
酉陽雜俎
唐摭言

蘆浦筆記
陳后山集

斠補隅錄

尚書全解卷二十四

宋　林之奇撰

多方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慼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內亂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憿日欽劓割夏邑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爲大不克開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伐夏作民主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

奄卽淮夷也上篇逸書之序皆言踐奄則是成王之東伐淮夷所滅者奄也而下篇周官之序遂言滅淮夷以是知奄卽淮夷之一種繼而言之則謂之淮夷別其國名則曰奄考之春秋赤狄之有潞氏甲

氏留氏。舒之有舒蓼舒鳩。正如淮夷之有奄也。當成王初卽位。周公之攝政。奄蓋嘗與武庚三叔興兵。以共爲唇齒而間王室矣。觀大誥序言三監及淮夷叛。而多士有曰。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則知當時所謂淮夷叛者卽奄也。今成王旣卽政。而奄又叛焉。蓋周自文武興於西土。而化行於南。故西夷最先服。而東夷之服爲最後。是以武王牧野之戰。方與紂決勝負於行陣之間。而西南夷之邦。所謂庸蜀羌髳微盧彭濮者。已皆作使。而成王之卽政。天下已太平矣。東夷之奄。猶興兵以叛也。當周公之攝政。則奄之叛也。周公征之。及成王之卽政。則奄之叛也。成王征之。成王之征之也。以其恃遠不賓。故屢叛命。旣討平之。則遷其君而居於蒲姑。蒲姑齊地也。使之密邇中國。以教化之故也。旣自奄而歸。在於宗周之鎬京。諸侯皆來朝會。周公稱王命。以誥庶邦之諸侯。故作此篇。蓋當周公之攝也。淮夷以武庚有興復之志。三叔有流言之惡。遂與之相挺以爲亂。周公雖討平之。而以殷之頑民。遷於成周。然當淮夷之再叛。殷人不能無覬覦之心。故作此篇以告之。言桀紂之所以亡。商周之所以興。明天命之不可不畏。汝當遷善遠罪。毋懷反側。以自速罪戾也。蓋此篇與多士之意同。然多士之所誥者。殷之頑民。而此篇之所誥者。併於多方諸侯。唐孔氏曰。自武王伐紂。及成王卽位。新封建者甚少。天下諸侯多是殷之舊國。其心未服周家。由是奄君重叛。今因滅奄新歸。故告天下諸侯以興亡之戒。欲令其無二心也。語雖普告天下。意在殷之舊國。此說是也。五月丁亥。先儒以爲歸政明年之五月。按多士之發首。

日惟三月。先儒以爲致政明年之三月。然周公既成洛邑。而後歸政。洛邑之營。以攝政七年之三月。而歸政在其十二月。則以明年三月。遷殷頑民於成周。其年月有所考。按此篇有曰。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我監者。卽所謂監我士師工也。周公歸政以後。監我士師工。旣臣於我。監五祀則非明年之五月矣。世代遼遠。不可得而考也。先儒又言淮夷奄叛。魯征淮夷。作費誓。王親征。奄滅其國。則是以魯之征淮夷。與成王踐奄同時。此非也。蓋先儒旣以周公歸政而命公之後。封伯禽於魯。故以魯征淮夷。爲在歸政之明年。按伯禽之封於魯久矣。非在周公歸政之日也。世家曰。伯禽卽位之後。有管蔡等及淮夷徐戎亦並興。伯禽率師伐之於費。作費誓。由此觀之。則魯之征淮夷。不與成王之踐奄同時。先儒之言。非也。王來自奄。至於宗周。卽序曰。成王歸自奄。在宗周也。宗周鎬京也。詩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皆指鎬京而言。周公曰。王若曰。周公以王命告也。漢孔氏曰。稱周公以別王自告。唐孔氏曰。王肅云。周公攝政。稱成王之命以告。及還政。稱王曰。嫌爲成王辭。故加周公以明之。然多士之篇。王若曰之上。不加周公曰者。以彼上自云。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知。是周公故也。此說皆是。猷者發語之辭。先儒曰順大道告四方。若字在曰之上。猷字在曰之下。而以若爲順。以猷爲道。言順大道其說鑿矣。此蓋將以告四國多方之諸侯。故發語而有此言也。殷侯尹民。言殷之諸侯正民者。唐孔氏所謂天下諸侯多是殷之舊國者也。旣言告爾四國多方。而又特言殷侯尹民。唐孔氏所謂語雖普告天下。意在殷之舊國是也。我惟

大降爾命。所謂成王既黜殷命也。蓋紂雖滅。而武庚尚封於商之故都。則殷命未降。及武庚以叛見殺。殷之故都無復湯之子孫。是爲大降爾命也。我之所以大降爾命者。蓋以武庚忘我周之大德。而逞其不軌之謀。故不得已而誅之。此乃爾之所親覩。爾無不知之也。意謂武庚之亡。乃天之命。爾當備知之矣。於是以桀紂之所以失天下者。委曲以訓之。以見夫廢興存亡皆有天命。而天之所以予奪者。又皆係其君之如何耳。不可以僥倖求也。此惟圖天之命謂桀也。言桀大惟謀天之命。欲天之永顧於我。夏家桀雖有圖天之志。而不知所以圖天之道。故不能長敬念祭祀之事。嘗考之詩。如曰卬盛于豆云云。以迄于今。蓋先王之於祭禮。內盡其誠。外盡其物。洋洋乎如鬼神之在其上。在左右。故天錫之以福。而萬世不絕。三百篇之中。其歌咏福壽之綿長。未有不自於祭祀。桀欲圖天之命。而不敬念祭祀之事。是卻行而求及前人也。桀雖不能敬念祀事。而天猶降格而向之譴告警戒。欲扶持而安全之。桀則不知天戒之可畏。大爲逸豫。不肯爲憂民之言。夫有憂民之言。未必有憂民之心。桀尚不肯爲憂民之言。則無憂民之心可知矣。乃大爲淫昏之行。於天之道。不能勸勉於終日之間。欲其終日且不可得。況於朞月乎。況於終身乎。迪道也。天之道者。道之大原出於天故也。此皆爾之所聞。蓋武庚之事。則爾殷侯見而知之。故曰爾罔不知桀之事。則爾殷侯聞而知之。故曰乃爾攸聞也。麗。先儒作平聲。讀施也。謂所施政教。不若只作如字讀。薛氏曰。麗與離麗也之麗同。陳少南曰。麗附也。皆是也。夫天視自我民視。天聽

自我民聽。民之所謂。天未有不眷之也。民之所去。天未有不釋之也。桀不明於民之所以附。則其德無以得民心。其何以得天之心乎。乃欲圖帝之命。其可哉。蓋有得天之道。雖無求於天。而福壽自至。無得天之道。則雖汲汲以圖之。天豈可以圖而得哉。而說者亦以圖天之命。圖帝之命。曰天曰帝。從而分之。分別亦鑿也。既不能明民之所以附。故乃大降刑罰以斬艾其民。是崇亂於有夏也。崇亂者猶言長惡也。甲始也。言桀之亂自內而始也。夫言天下之治者。自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及其亂也亦然。蓋亦自身而及家。自家而及國。自國而及天下。故其始在內也。旅衆也。舒惰也。盤庚曰。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論語曰。使民如承大祭。民雖卑弱。不可以不善承之也。五子之歌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爲人上者。奈何不敬。要之所以訓其子孫。惟以民之所係者重。不可不敬也。桀不能善承於衆。則其不遵祖訓甚矣。桀之不能善承於衆。則罔大進於恭德。而惟大惰於臨民。則其恭德何以大進。恭德不大進。則安能善承於衆乎。惟是有夏之民。饕餮者。忿懥者。加欽崇而尊用之。與之劓割夏邑。劓割者。言其戕賊之政如劓割然也。饕餮者。則必厚賦重斂。以傷民之財。忿懥者。則必嚴刑峻法。以殘民之命。此其所以爲劓割夏邑也。蓋桀之所以肆其虐政者。非獨一人也。其左右前後。無非小人。故其虐政浸淫於天下。則斯民不自聊生。必將並告無辜於上下神祇。故天於是鑒萬方而求爲民主者也。天之愛民甚矣。必不使一人肆於民上。棄天地之性以從其淫。其時惟湯之一德。可以享天心。

故天降明美之命於湯。使王天下。而刑絕有夏。使不得保其社稷也。惟天不畀純。言天之不與桀者。大矣。純與天維純佑命事雖異。而意則同天之所以不畀桀者。蓋桀不能以四方之義民。長久以多享國祚也。夫義民者用之則安富尊榮。以享緜長之壽。桀雖有義民而不能用。故亦不克享國。惟夏所恭敬之多士。大不能明保享於民之道。蓋夏之多上。貪饕忿懥。豈能明此哉。保享於民。謂安民而以之享國長久也。義民則明於保享之道。饕懥是用。則宜其不永矣。此多士者惟相與爲虐。以毒斯民。凡百所爲。大不能明。故成湯以是時而興。乃以天於多方簡求可以代夏者。惟湯上當天意。故代夏而作民主。湯之所以能作民主者。蓋以湯謹其民之所附者。以推之於民。故民莫不胥勸。既有以使民之附矣。雖其民之陷於刑者。亦不以爲怨。皆用勸也。自成湯以後。至于帝乙。無不明德而謹罰。而民亦皆用勸。夫明德者。固所以使民勸。垂於刑罰。豈亦使之勸哉。蓋先王之於刑罰。謹而行之。出於不得已。故刑一人而天下莫不洗心滌慮。以遷於善。故其刑罰之行。察其要辭。以其罪而殄戮之。以其無辜而開赦之。無有不勸者矣。今至於爾君紂。則不能率乃祖之所行。故不能以爾多方。而享天之命。蓋德之不修。則雖有多方。而不克享德之修。則雖七十里而可以王也。維紂之所以至於滅亡者。無非自取之也。爾多方其可以有他志哉。無逸論中宗高宗祖甲享國之永。自是厥後立王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三四年。其言商之賢君。惟三宗而已。則其餘無非辟王也。多士則曰。

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多方則曰。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則是由紂以前。無非賢王也。蓋與成王言則責其難。不如三宗之享國不足稱也。與商民言。則樂道前王之善。苟能克紹成湯之基緒而不至失墜者。皆可稱也。讀書者。苟不以意逆志。則是周公之言自相違背。不足以爲萬世之訓矣。

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今爾尙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

此篇陳桀紂之所以失天下。商周之所以得天下。以誥多方之諸侯。意謂天之所奪。非人力之所能支。天之所予。非人力之所能移。而所以或予或奪者。又係其德不德何如耳。汝多方諸侯。當謹於奉上以

順天命。不可以有他志也。前既言桀之失德。而天命湯以伐夏。作民主。卽繼之以紂之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而紂之所以墜厥命。周之所以受厥命。詳言其所以然之故。使多方諸侯知天之棄商而不可復興。則自此以下是也。言天之喪夏。非天有意以用釋之也。桀自取之耳。其喪殷也。亦非天有意以用釋之也。亦紂自取之耳。蓋謙遜敬慤。天表之應。應之以福。驕溢靡麗。天表之應。應之以禍。桀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纂數百年之基緒。而乃喪國亡身。覆宗絕祀者。其於禍敗。蓋自己求之。天但應之而已。故天之所以釋有殷者。乃以爾之君。以此多方之衆。而欲謀天之命。使其永眷顧於我殷家。緜緜延延歷千萬年而不絕。而乃有淫佚之行。此豈可以謀天命哉。夫旣奄有多方之衆。則是天命未改。使其能懷戒謹之心。以修厥德。則雖不切切然以謀天命。蓋未艾也。旣大爲淫佚矣。則雖欲以多方而圖天之命。多方豈可以常有。而天命豈可以圖而得哉。大爲淫佚。固不可以圖天之命。而乃屑屑有辭。此又尤天之所怒也。說文曰。屑動作切切也。言其動作屑屑然而皆爲之辭說。以自解釋也。王嘉曰。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下民細微。猶不可詐。況上天神明而可欺哉。夫淫者固非所以得天。而屑有辭者。又益禍而促亡也。史記言紂資辯捷疾。智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而武王數其罪。亦曰。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祖伊以西伯戡黎之故。奔告於紂。紂則曰。我生不有命在天。則其屑有辭。紂蓋優爲之也。雖則有辭。伯欺可也。天其可欺乎。桀之矯誣上天。紂之屑有辭。自古亂亡之君。

若出一轍也。不集於享。卽上文不克永于多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言其享國之效於此不遂矣。有夏之圖其政。而乃不集于享。則其政暴虐不足以得心故也。故天降是喪亡以禍之。然天之喪亡也。必假手於人。故湯自有邦諸侯閒而取之也。夫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已然。桀有天下。而不知所以保天下之道。則湯自一邦而閒之何者。天子諸侯無常位也。然湯亦豈有意於閒夏哉。蓋天之命爾。前既言紂之失德。此復言之者。將極陳紂之喪亡。以明周之當有天下。故略舉湯之代夏。以明周之代殷。亦然也。商之後王紂。不思帝乙以前明德愼罰。以克保成湯之基緒。而不至失墜。乃惟沈湎惟淫佚是務。以逸於逸焉。逸厥逸者。甚言其逸若醇乎醇之謂也。其圖厥政也。則惟穡德之彰聞而其不潔也。久矣。故天降是喪亡以禍之。紂之圖厥政而不潔。是亦桀之圖厥政。而不集於享。天之所以皆降時喪也。濁潔也。烝久也。毛氏傳曰。烝塵也。而鄭箋爲久古者聲。塵同。正義曰。傳訓烝塵也。故轉塵爲久。而釋詁塵久也。乃作塵字。故箋辨之。古者塵填塵三字音同。可假借而用之故也。天惟五年須暇之。則其不濁也久矣。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此言天之所以須暇商之子孫也。夫聖之與狂。其相去不啻千萬里之遠。而聖乃可以作狂。狂乃可以作聖者。特在念不念之閒耳。書曰。思曰睿。睿作聖。孟子曰。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以是知念不念之閒。聖狂之所以分也。苟其質之聖矣。自恃其聖而不之思。則日復一日。天命之性益就彫喪。其作狂也何有。苟其質狂矣。自恥其狂而思之。日復一

日天命之性忽然而復其作聖也何有惟不念耳如太甲之初立不明乎德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豈啻狂而已哉及伊尹放之於桐致之憂患之地而發其憤悱之思遂能處仁遷義爲商太宗周公作無逸之書以戒成王以之與文王並列爲迪哲之君自視未放於桐之前相去豈不甚遠以太甲觀之則狂而克念者其作聖可必也故紂無道而天猶寬以待之至于五年罪惡貫盈不自悛革而後降喪亡者欲其自狂而克念以作聖也則天之仁愛於紂欲扶持而安全之豈不至哉夫以紂之淫酗肆虐武王有應天順人之志而猶寬以待之冀其改過者武王忠厚之心也而以爲天者武王之所以爲天實使之也須待也暇寬也須暇者待之以寬也須暇之子孫謂湯之子孫蓋指紂也五年者先儒謂服喪三年還師二年蘇氏亦從此說夫觀兵之說予於泰誓已辨之詳矣泰誓序言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蓋武王卽位之十一年若從先儒之說則是卽位之五年克殷也此所謂五年正猶武成之所謂九年也武成之所謂九年者意者文王未崩之前九年蓋亦以紂之惡可伐而不忍伐之故大統未集也此所謂五年者意者武王未克紂之前五年蓋亦以紂之罪惡爲可伐而猶冀其改過故須暇之也由是觀之周之伐殷豈得已而不已哉晉武帝以孫皓淫暴有問罪之志其臣羊祜則曰孫皓暴虐已甚於今可不戰而克若皓不幸而沒吳人更立令主雖有百萬之衆長江未可窺也王濬則曰孫皓荒淫宜速征伐若一旦皓死更立賢主則強敵也此言正春秋時晉伯宗所謂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

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也。蓋其意以區區之仁義。不足以易吾之大計也。晉武帝之心。則惟恐吳之有賢王。而我不得以逞其欲。武王之心。則惟恐紂之不能改過。人之度量相遠。一至於此。不觀於晉武。無以知武王之爲至德也。武王寬以待之五年矣。而紂是以爲我大作民主矣。何所慮哉。故其言行無可念聽者。誕作民主。卽所謂我生不有命在天也。董仲舒曰。晏然自謂如日在天。正此也。紂既無可念聽。故天求爾多方諸侯之賢者。俾之伐殷。大動以威。而開其能顧天。則命集之矣。顧與顧諟天之明命之顧同。言其起居動作未嘗忘之。若上帝之在其左右也。大動以威者。李博士曰。天之釋商。豈得已哉。大動以威。則非小變也。是也。開者天誘其衷也。天求其能顧天者。而爾多方諸侯。無有一邦可以堪顧天之道者。言皆不能勝其任也。其時惟我周王。知民之爲貴。而善承于衆。不敢忽慢。能堪于用德。以治天下。可以爲天地社稷宗廟鬼神之主。故天用教我周以用休。而使膺受多福。商擇於多方而以殷之命與之。爲多方之君也。王博士曰。天教周王以用休。猶所謂天誘其衷也。是也。卽上所謂開桀之失德也。天監于萬方。眷求一德。俾作神主。而湯以一德之故。乃受天命。以有九有之師。紂之失德也。天求爾多方。開厥顧天。而武王以用德之故。乃畀殷命。以尹爾多方。由此觀之。則湯武之事。豈得已而不已哉。蓋適當天心之所眷顧。故不得不以征伐爲己任也。使桀紂能守其祖宗之基緒。則我豈閒而取之哉。使多方之諸侯。其德有可以當天意者。則天命必不舍彼而私於我也。惟殷周之廢興。皆

有天命。則我今豈敢惟務諄諄然。以此多告汝哉。我之大降管蔡霍奄之四國民命而黜之者。惟其自作孽而已。爾當戒之。何不以誠信之道。優游雍容。寬而行之於爾多方四國之所以至於降其命者。惟其不信故也。爾何不爲我周王之夾輔。介助贊襄其君。以至于治。以享天之命。今爾雖殷之諸侯。而尙得以居爾之居。畋爾之田。是汝不失其舊物。則我於爾非無恩也。爾何不順王而廣天之命乎。宅爾宅。畋爾田。謂多方諸侯。奄有其舊之封疆。食其舊之田畝也。熙廣也。今汝乃怙過不悛。我所以順迪汝者屢矣。而猶未能安靜以順上之命。則以爾心未仁故也。爾苟有仁心。則能居易以俟命矣。其有不靜乎。爾乃不大定於天之命。而有覬覦反側之慮。則是爾乃動作切切然以搖搖天命。是爾自作不常之事。我將謀爾之信于正道。故惟以言語教告汝。使汝曉然知善之可爲。而不善之不可爲。教告之而不從。則我惟要囚於汝以戰恐之。使汝有畏而後遷善遠罪也。至于再。至于三。則汝宜知過矣。而乃猶不服我黜爾四國民命之事。則是汝怙終而不順其上。我則以大罰而殺汝也。非我一人所持之德。不使爾康寧。故使爾陷于刑戮。乃爾之自召其罪也。夫多方之諸侯迪之之屢。而猶不靜。至於屑播天命。使周不以教告而徐譬之。遽納之於刑。則是周之秉德不康寧也。苟教告而不從。則要囚之。要囚之而又不服。此豈可置而不問哉。故必至於大罰殛之而後已。今爾多方諸侯。苟能夾介周王。而宅天之命。則雖要囚猶可以免。而況於大罰殛乎。故以此言誘而進之。使之有所愧。亦有所畏而後無他慮也。

王曰。嗚呼。猷告爾有多方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爾尙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于乃邑謀介。爾乃自時洛邑。尙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尙爾事有服在大僚。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祇告爾命。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

自此以上。皆是徧告爾多方之殷侯。欲其安於天命。而不可以懷反側之心。以僥倖天下之有變。自此以下。又所以戒勅殷之遺多士也。殷多士者。卽自衞之故都。遷於成周。以密邇王室者。觀此以下文言。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則此所語正指殷之多士。而乃曰告爾四方多士。正如康誥之篇。正誥康叔。而曰大誥侯甸男邦采衞也。唐孔氏曰。因告四方諸侯。遂告成周之人。徧使諸侯知之是也。武王之滅殷。而封武庚於其故都也。則使三叔監之。三叔阮挾武庚以叛。而周以殷之多士遷於成周。使密邇王室。適當周公之歸政。故使周公爲之監焉。所謂監我士師工是也。我命周公監汝多士。而汝多士奔走不倦。以臣事於我所立之監者。於今五年矣。商曰祀。周曰年。成王云祀者。以其誥殷多士故也。先儒以五祀爲五年。無過則還本土。蓋先儒以此篇之作。在於成王卽政之明年五月。則未有五祀之期。故其說

不得不如此。唐孔氏遂從而爲之說曰。五年再閏。天道有成。如期以五年。無過則得還本土。以民性重遷。設期以誘之。其支離一至於此。先儒於多士篇。亦曰。庶幾還有此本土。又曰。由洛修善得本土。有幹有年。夫周公既遷殷頑民。而又欲使之還本土。此事無所經見。多士曰。爾厥有幹有年於茲洛。此篇曰。乃自時洛邑。尙永力畋爾田。曰有年。曰永力。皆謂其能遷善遠罪。則其子子孫孫永居洛邑而不絕。不然則離逖爾土矣。尙安得有年乎。安得永力乎。經以爲有年于茲洛。洛邑永力。則必無還本土之言。先儒之說蓋臆見也。胥相也。伯長也。謂於汝多士之中爲之長者。是相長也。正亦衆官之長。或小或大。皆有其長。故曰多正。顧民以相長事。卽小大衆正官之人是也。爾之臣。於我監既五年矣。於惟有相長以爲小大之正者。當爲多士之表率。爾無不能守法也。其有身而驕淫矜誇。自作其不和者。爾小大多正亦當有以和之也。其於有家而乖爭陵犯。自作其不睦者。爾小大多正亦當有以和之也。爾邑者。總謂成周之地。所遷之頑民。一邑之內也。自作不和。則失其所以修身之道。爾室不睦。則失其所以齊家之道。而爲之長者。又無以和之。使其德歸厚。則爾邑何自而淸明哉。惟其不和不睦者。有以和之。使其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而鄙詐慢易之氣。不可得而入。則人人有士君子之行。此爾邑之所以明也。爾邑之明。是爾之能勤於事也。夫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而好善惡惡者。天下之常情也。則凶德者蓋人之所忌惡焉。夫自作不和。爾室不睦。皆凶德也。爾能去其不睦之習。而反之於善。

則不以凶德而見忌。故曰不忌於凶德也。爾之能勤于事。則爾庶幾不以凶德而見忌。亦則以和而在位也。穆穆和也。和則無凶德矣。修身而身以和。齊家而家以和。夫何凶德之有。我能閱視爾邑。而謀助於爾。則自此洛邑。庶幾永遠致力。以享其土田之奉焉。考之王制。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至於天子之公卿大夫士。以及諸侯之臣。其土田皆有等差。故此篇上言畋爾田。謂諸侯之所有者也。此言畋爾田。謂多士之所有者也。天惟畀矜爾者。言爾能以和而在位。則天當有以畀汝憐汝也。天既畀矜於爾。則我周亦當有大助爾。大賚爾。我周之所爲。視天而已矣。然天之畀矜我周之大賚者。蓋於汝多士迪而進之。簡而擇之。使在王庭。庶幾有服行爾事。而在於大僚者。蓋既迪之簡之。故其才德可以處大僚之任者。則使之服行爾事也。自古人君之革命建國。與夫埽平僭叛者。豈以其所用之人概不足取哉。蓋亦擇其可用者而用之。不以彼此而有分別也。光武之平公孫述。述將有才幹者。皆擢用之。曹操之滅袁氏。多辟青冀幽幷名士以爲掾屬。其破荊州。條品州人優劣。皆擢而用之。劉備之降劉璋。董和等璋之所授用也。吳懿等璋之姻親也。彭羕璋之所擯棄也。劉巴宿昔之所忌恨也。皆處顯任。盡其器能。蓋用人之道。惟其賢而用之。彼之臣耶。賢則用之。吾之臣耶。賢則用之。周於殷之多士。而未嘗迪簡之者。不賢故也。其賢則雖大僚亦將使之服行爾事。而況其下乎。故周以此誘之。使之遷善也。成王又謂爾多士。苟不能更相勸勉。以信用我之命。爾亦則不能奉上矣。夫我之所

以命汝者。優游饜飫。丁寧委曲。欲其心曉然知趨舍之塗。豈欺汝哉。爾以我之命爲信。然而相率以蹈行之。則奉上之道得矣。不克勸忱我命。則是不克享也。爾不克享。則凡民化之。亦皆無奉上之心矣。乃爾惟逸豫。惟頗僻。自暴自棄。以歸於小人之域。夫逸豫頗僻者。豈天所以命之之意哉。則是爾大廢王命。而不能奉承之也。大廢王命。則天之威將加於汝。汝之於天之威乃自取之也。故曰。探天之威。夫天之於人也。其災祥禍福。豈有所擇哉。在人者於已取之而已矣。天之畀矜。非天私予之也。以爾多士之穆穆在位故也。天之威。非天偏疾之也。以爾多士之大遠王命故也。無不自己求之者也。爾既有以取天之威。則我奉天之罰而致之於汝。離逖爾土而遠徙之矣。夫以殷之多士。預於武庚之亂以閒王室。武庚既誅。則其黨姦同惡之人。雖不可以盡誅。亦當投諸四裔。以禦魑魅。然後爲絕後患。周則不然。不忍以不教之而致天之罰。故不徙不徙之遠方。而乃遷之成周以自近焉。既遷成周矣。而猶不率教。則必將使爾離遠於爾之本土。而移之遐裔也。然其移之於遠也。豈成周之私意哉。有德者天之所命。人君則制爲五服以章之。凡以助天而已。有罪者天之所討。人君則制爲五刑以用之。亦以助天而已。故爾多士之穆穆有位。則天所畀矜。周之介賚。以助天之畀矜也。大遠王命。則天之所罰。周之離逖。以助天之罰也。天之賞罰。非假手於人則不成故也。言豈惟譊譊然以多誥於汝哉。我之所命汝者。皆致敬而告於爾。我以敬告爾。其可以不敬受哉。又曰者。陳少南曰承上文而言之也。是也。我敬告爾以命者。

惟欲我之和而已。苟不能敬受。則是爾之初已不能敬於和之道。離逖爾土之罰。自此而降矣。皆爾有以取之。爾無我怨也。殷於夏之遺士。迪之簡之。而列于百官。周之於殷不然。殷士以爲怨也。而況於離爾上乎。然我之予奪皆本於天。之予奪皆本於爾多士不可不自反也以。爲怨則非也畢命曰昔周公迺殷頑民。遷於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多士暨此篇皆訓之之辭。此其所以化也。殷周俱征伐得天下。殷既革夏。邦家輯寧。身致太平。雖太甲昏庸。伊放放之于桐。攝政三年。而下不變。及武王克商。未幾周公相成王。而管蔡挾武庚以叛。殷人響應。周公討而平之。遷其頑民於成周。使密邇王室。成王卽政。而奄又作亂。殷人不無覬覦之心。周公用作此篇以誥之者。蓋桀雖不道。惟滅德作威以殘害于百姓。湯舉大義而伐之。東征西怨。南征北怨。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我后。后來無罰。惟桀之民。困於虐政。無與桀其惡者。其望成湯。若大旱之於雲霓。此所以身致太平。至紂之罪。則浮於桀矣。觀畢命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惟利口之俗。至於康王歷五十餘年。而尙未殄。以此見紂於其民。不惟肆其威虐。而其智術機巧。又有以漸漬商民之心術。使與之同惡相濟。以毒萬方。書之所載。如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以爲大夫卿士。又曰。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又曰。紂有臣億萬。至於牧野之戰。所率以抗武王之師者。其會如林。紂雖滅。而其餘民甚衆。既其心術丕變於紂之惡。此其所以迪屢不靜。歷數世而餘風未殄也。向非有多士多方之篇明言利害以曉譬之。而又以周公君陳畢公爲之師長其爲患可

勝言哉

爾雅南昌本校勘記訂補　許光清校

爾雅序。元十行本。顧刻。嘉靖吳元恭本同。
　　臧刻雪牕書院本作註爾雅序。
郭璞撰。南昌本無。雪牕本同。十行本有此三字。吳本作晉郭璞撰。
自序。雪牕本二字在序末。各本無。
爾雅疏敍。十行本作爾雅注疏序。雪牕本吳本無。邢序按單注本不當有邢序。十行亦單注本有之何也。
洛州。十行本洛。
凡一十卷。十行本無此句。
郭璞注。十行本晉郭璞註。吳本晉郭璞注。
釋詁第一。釋言第二。釋訓第三。釋親第四。此卷上之總目。南昌本無之。以分十卷也。十行本亦無。以分二卷。上卷至釋地第九也。雪牕本吳本皆有。殿元照爾雅匡名云。石經有此

釋詁第一。十行本下二格。雪牕本下一格。餘倣此。

又曰胡不承權輿。十行本作吁嗟乎不承權輿。

俶昌叔。雪牕本昌叔反。案當有反字。南昌本誤。十行本吳本均不載釋文。十行本卷末有音釋。但注昌叔二字於俶字下。蓋其體例通。不標反切字及音字也。今盧刻經典釋文作尺叔反。後闕反字不具載。

湯孫奏嘏。十行本雪牕本吳本並假。案此釋京上之假。非釋丕上之嘏。阮據誤本爲之曲說。非是。

劉義未聞。十行本劉南昌本校經文而未及注。故詳之。

亡江切。蒲板切。之日切。雪牕本切並作反。案釋文皆作反。南昌本誤。以後並同不具載。

遂撫大東。十行本遂荒大東。

昨雷切。雪牕本作雷反。

餘皆常語。雪牕本無餘字。

般盤樂洛。雪牕本般音盤樂音洛。案釋文皆有音字南昌本所據蓋用音釋者盧刻般蒲安反後不具載

亶丁簡切。雪牕本丁但反盧刻同。

敖五報反。南昌本無雪牕本有此四字盧刻同。

粵石經作粵。

那猶今人云。十行本今作令。

欿音閻。雪牕本音閻盧刻古答反。

盍胡臘切。雪牕本胡獵反。

讋。十行本雪牕本吳本並讋。

丹朱憑身以儀之。讎猶儔也。雪牕本。丹朱馮身儀之無以字。下重讎字。

娩普計切。雪牕本諧計反。

隕于閔切。雪牕本丁閔反。

禧。石經作禧。嚴可均石經校文云。从衣者字書無此字。

謂窀也。十行本雪牕本吳本並宋祂。

功。十行本攻。

皆曰勉強。十行本雪牕本吳本皆自勉強。

台音怡下同。雪牕本下並同。盧刻孫羊而反。下同。

魯詩曰。十行本雪牕本吳本曰並云。

罄空畢罄。十行本雪牕本吳本並作畢罊。

亟欺冀切。雪牕本紀力反。

壑阬阬。十行本壑阬坑。

阬阬謂阬壍也。十行本阬坑謂阬壍也。

便謂之馬疾。十行本雪牕本吳本便爲之馬病。案南昌本作謂云。訂正而病作疾。則其誤。故記中亦作病。

癉丁賀反。南昌本無。雪牕本有盧刻同。

哀我癉人。十行本憚人。

怒如調饑。十行本雪牕本吳本重調飢。案饑穀不熟。南昌本誤。

熯而善切。雪牕本而漢反。

埤音椑。雪牕本音脾。盧刻又音婢。

逸書曰釗我周王。十行本無逸字。案疏釋逸字。

行或尼之。十行本行作止。案疏辨行字。

質爾民人。十行本人民。

年穀不登。十行本年數。

孫叔然字別爲義失矣。十行本無此九字。雪牕本字作自。

儀表亦體榦也。十行本雪牕本吳本無也字。十行本榦作幹。

疑也。雪牕本作鑿也。

音免罝。十行本音嗟。

皆稽久。雪牕本皆稽久也。

隣音質。雪牕本音只。盧刻之實反。又音陟。

抵。雪牕本抿。

絜清。十行本雪牕本潔清。

召伯所稅。十行本稅作說。

隸詞戒切。雪牕本詞誠反。

娠音振。雪牕本音辰。

覞。雪牕本顓。

渾故本切。雪牕本扶本反。盧刻胡本反。

捷也。十行本無也字。

以我剡耜。十行本剡耜。

儴音穰。雪牕本音攘。

故皆爲臻至也。十行本雪牕本吳本故皆爲臻臻至也。

付新死者於祖廟。十行本雪牕本吳本無者字。

妥他可切。雪牕本他回反盧刻同。

嗣先公爾酋矣。十行本似先公酋矣。

釋言第二。

格爾來衆庶。十行本雪牕本吳本皆無來字。

疑者亦止。十行本作休者。

靡符佛切。雪牕本符沸反。盧刻同。

圯彼美反。雪牕本皮美反。盧刻同。

撫救撫也。十行本雪牕本吳本皆作憮救撫也。南昌本誤。

撫愛撫也。十行本雪牕本皆作憮愛撫也。

亟虛記切。雪牕本墟記反。盧刻同。

差初加切。雪牕本差音初。

斬卽隨切。雪牕本剸。从斤誤。

勝以正切。雪牕本以證反。盧刻同。

鞠究。雪牕本鞠作鞫。

皆所以約勤謹戒衆。吳本約勤。

琛敷金切。雪牕本敷金反盧刻同。

僊好也。十行本雪牕本吳本皆作稱好也。

物俜人意亦爲好。各本俜作稱。

幼稺者冥昧。各本稺作稚。

燒燎。十行本雪牕本吳本並謂燒燎。

水中鄮筏。十行本無筏字。

分符問反。南昌本閥。雪牕本有此四字。盧刻同。并云注同。

天之方憐音薺。十行本無音薺。

謂聲音。十行本音聲。

眕。雪牕本作眕。

淩獵。雪牕本倭獵。

嶞丘力切。雪牕本嗣五乃反盧刻同。

諱也。雪牕本諱注同。

相于寤。十行本雪牕本吳本相千寤。

題了浹切。雪牕本丁佚反盧刻同。

猷來無棄。十行本猷作猶。

詩曰小戎俴。十行本雪牕本吳本小戎俴收。

寔。石經作實。

謂逃去。雪牕本逃亡。

郤偃。十行本仰偃。

謂潰敗。十行本雪牕本吳本謂潰敗南昌本誤。

尹正也。十行本君正也。

相怨狠。十行本雪牕本吳本相怨恨。

謂隋慢。大雅烝民云。夙夜匪懈。十行本作注。南昌本作疏上句作謂怠慢也。

謂寬緩。十行本作遲緩宣緩也注。

饘之然反。雪牕本有此四字。盧刻同。南昌本闕。

小跪。十行本雪牕本吳本重小跽。盧刻同。

靦他典反。雪牕本本。盧刻同。南昌本闕。

芾音貝。雪牕本作芾非潰反。盧刻作芳味反。又方蓋反。

狃忕復爲。十行本狃伏。雪牕本狃恍。吳本狃伏。案校勘記引雪牕本作忕。似臧刻誤。

縉繩也。雪牕本縉綱也。

釋訓第三。

離離。十行本作灕。

慅蚤。雪牕本慅音騷。盧刻郭騷草蕭三音。

瞿居其反。雪牕本居具反。

僑嬌人反。雪牕本憍居高反。盧刻憍九苗反。

道人君者之德望。十行本雪牕本吳本並作君人者。

丁丁砍木聲。十行本雪牕本吳本並作斫木。

恨十失也。十行本自失。

謞虛各反　謏子尔反。雪牕本有。盧刻同。

惟述鞠也。十行本惟作推鞫作鞠。

德音清泠。十行本泠作冷。

所以結好媛。雪牕本結爲媛。

謂慰卹也。十行本雪牕本吳本並愮。

無或倘張爲幻。十行本無或倘張爲幻。胥譌張爲幻。

釋親第四。

書曰聿嬪于京。十行本詩曰曰嬪于京。雪牕本吳本並詩曰。

如王者尊之。十行本吳本加王者尊之。雪牕本加王者尊之也。

同姓之親無服屬。十行本無之親二字。

其女子子爲從母姊妹。十行本作其女子爲。案是剜改故二字居三格。

二室。十行本貳室。

女子子之夫。十行本女子之夫。案亦剜改。

父之父母。十行本雪牕本吳本並
婦之父母。南昌本誤。

爾雅卷中。雪牕本吳本有。南昌本有卷上。而無中下。非也。既分
十卷。則并卷上不應有。十行本作兩卷。但分上下。是也。

釋宮第五。　釋器第六。　釋樂第七。　釋天第八。　釋地第九。　釋丘第十。　釋山第十一。　釋水第

十二。雪牕本
吳本有。

釋宮第五。

辰倚。雪牕本辰音倚。案南昌本失。○隔
別誤并入郭注其內。謂之家句下。

亦亦隱闇。十行本雪牕本吳本並衮。亦南昌本誤。
案下宦夷衮要四字。亦音釋。誤連注。

又曰楷。雪牕本吳本
作楷。盧刻同。

今呼之簻廚。十行本
義廚。

羣臣之側位也。十行本雪牕本吳本並列位。

甓滿覓切。雪牕本蒲覓反。盧刻同。

四達謂之逵。十行本雪牕本吳本並四達謂之衢。南昌本誤。

此皆人行步趨走之處。因以名云。大路謂之奔下注。十行本雪牕本吳本並有。南昌本闕。

以爲步渡徇也。十行本作步橋。

歲十月。十行本歲十一月。疏辨十月。

但有大室。十行本但有太庭。

釋器第六。

缶方九反。雪牕本有。盧刻同。

櫰謂之涔。雪牕本作涔。

衣後襟也。十行本雪牕本吳本並作衣後裾也。

前謂之鞎。雪牕本作鞎。

肉臛也。雪牕本作臞。

雜肉醬。十行本雪牕本吳本並雜骨醬。

美玉名。雪牕本美玉也。

今之錍翦。十行本吳本今之錍箭。

邊孔適等。十行本吳本孔邊適等。

因通謂之縫也。十行本雪牕本吳本皆無也字。

釋樂第七

皆五音之別名。雪牕本皆作謂。

聲長八寸。十行本雪牕本吳本並作八尺。南昌本誤。

施簧。十九簧。十行本並作黃。

三簧一和。雪牕本二和。

篪小者名篌。十行本有此注。在小者謂之篌下。

廣雅云七孔。十行本雪牕本吳本並有。在篴如笛三孔而短小之下。南昌本闕。

釋天第八。

氣清而溫陽。十行本雪牕本吳本並氣青。南昌本誤。

道光照。十行本下有也字。

通平暢也。雪牕本吳本並作道平暢也。

病孚柏切。雪牕本孚口反案盧刻孚柄反。

純陽用事。十行本雪牕本吳本並純陰。南昌本誤。

泰風有隧。十行本大風。

風與火爲庇。十行風與電。

詩云終風且霾。詩云終風且曀。十行本雪牕本吳本並作詩曰。

詩云益之以靁霖。各本並詩曰。

營室。十行本宮室誤謂之定句。

朱鳥之口。十行本口作名。

瘞薶。石經作瘞薶。嚴氏校文云。作瘞不體。

胺縣。十行本雪牕本作胺。

此其象。十行本下有也字。

類於上帝。十行本禮於。

釋地第九。

墳大防。墳莫大於河墳注。十行本雪牕吳本並有南昌本闕。

其名謂之蹙。十行本雪牕本吳本蹙。注同。

此卽半體之人各有一目。十行本無之字有字。

大蒙。各本太石經亦太記言作大誤。六平同。

爾雅卷下。十行本作二卷。此題在釋地後釋邱前。

釋丘第十。

或云棄者。十行本雪牕本吳本並無者字。

水潦所還。十行本所環。

昌丘。十行本昌丘。

中央隆峻。十行本隆高。

如敦敦丘。十行本畝。吳本畝。

墳大防。十行本墳作墳。

釋山第十一。

至于大伾。十行本大作太。雪牕本吳本伾作坯。

岑雪牕本岑。注同。

言鐵峻。十行本雪牕本纖。

岌謂高過。雪牕本高遠誤。

防隄盛音成。十行本雪牕本吳本俱無下三字。案盧刻時征反。則非釋文誤連。然雪牕本○下有音成二字。十行本卷末音釋。盛下注成字。或其所祖本如此。失隔別耳。

連中斷絕。十行本雪牕本吳本連下有山字。南昌本誤。

別山陵間有水者之名。十行本無間字。吳本無有字。

釋水第十二。

今江東呼水中沙堆。十行本江東作河中。

水流潛出。十行本雪牕本吳本並水泉。

歸異出同流肥。十行本流作曰。

遵彼汝墳。十行本吳本汝濆。案十行本凡書句皆改從今本。此獨作濆。可知舊本如是。則校勘記謂墳是者非也。

言徑涎。吳本言作有。

衣謂禪。雪牕本吳本衣謂褝。十行本衣謂褝衣。南昌本誤。

直橫渡也。十行本作絕河而渡者。

階小階。十行本本渚。

水多約絜。十行本約潔。

從釋地已下至九河。皆禹所名也。十行本雪牕本吳本並作經大字提行。南昌本作九河下注。小字雙行。

爾雅卷下 雪牕本吳本有。

釋草第十三。 釋木第十四。 釋蟲第十五。 釋魚第十六。 釋鳥第十七。 釋獸第十八。 釋畜第十九。同上。

釋草第十三。

江東呼之曰藜蒠。十行本雪牕本吳本並落蒠。南昌本誤。

葖蓉也。雪牕本作蓉大。

葰虎杖。十行本作葰。後音釋中葰下注除。則非誤刊可知。自與南昌本之葰音途。盧刻之大奴反不同。蓋所據本異也。

瓠棲瓣。十行本棲作犀。注引詩同。石經原刻作搔。

苦菜可食。十行本若菜。案各本。蓋涉上誰謂荼苦而誤。郭引詩釋苦。而此句釋菜字也。不然菜之可食。何待言乎。

百卉揔名。十行本雪牕本吳本並百草。南昌本誤。

藪音其。雪牕本音眞。

簫管之屬。十行本雪牕本吳本上並有謂字。

廉蒿。十行本吳本蘼。

亦呼爲荅音杏。雪牕本無爲字。十行本亦呼之爲荅也。無音杏二字。

大葉白華根如指。雪牕本作菅華白葉根如荑。

長一二尺可啖。十行本作長三尺亦可啖。雪牕本作長二尺可啖。

今酸漿草。十行本雪牕本吳本並酸將。南昌本誤。

苦蔵音針。十行本無音針二字。

蘇桂類。上行本雪牕本吳本並荏類。南昌本誤。

黃白異名。雪牕本異色。

臺可以爲禦雨笠。十行本無以字。

苻鬼目。雪牕本符。

拄音主。南昌本無。盧刻張縷反。案南昌本柱。夫校勘記引釋文柱本或作拄同。似兩通。然觀音反。則雪牕本作拄是。

蘘冬一名。十行本雪牕本吳本並門冬。

尾尾蒿陸。十行本雪牕本吳本並馬尾。

菱蕨水中芰。雪牕本吳本蕨作今。案疏亦同。南昌本誤。

旋覆。十行本吳本作覆。雪牕本作覆。南昌本誤。案校勘記又作覆。

九葉。十行本九作几誤。

共叢生一莖。雪牕本無一字。

大莖小葉葉紫黃色。十行本小華華紫雪。牕本吳本小葉華紫。

蘇蔌。石經蘇作眯。校文云作蘇不體。毛本作蘇。釋文蘇音米。說文有眯無蘇。

中馗菌。十行本菌作茵。注同。

似人家麻生山中。雪牕本下有之字衍。

簽葙。十行本菩葙。

苤夫干。十行本天王誤。

似莞閩。雪牕本似莞簡。

拔龍葛。十行本籠葛。

江西謂之蘩。十行本作繁

音梁。十行本誤梁。

蒿蔓。十行本雪牕本並作蒿。十行本注同。

一名海羅。十行本雪牕本吳本並海蘿。

馮舄車前。十行本雪牕本吳本並馬舄。南昌本誤。

糾青絲綸。十行本綸作繩。

秋爲蒿。十行本誤蒿。注同。

名荂卽其實。十行本雪牕本吳本並重荂字。南昌本誤漏。

蘼芜。十行本前後經注並作芎。

初生者爲芽。十行本無者字。

音豬豬。十行本雪牕本豬並作猪。

猶敷漪。十行本雪牕本吳本上有漪字。南昌本漏。

釋木第十四。

柀粘。十行本粘作楴作同。

似棣細葉。雪牕本闕似字。

而庳小。雪牕本庳。

子如細栗。十行本吳本細栗。十行本下插栗亦不作栗。

可以爲杯器素。十行本素作索。

柜柳石經柳作桺。校文作柳不體。案桺說文檠馬柱桺。說文檠椐木。則釋木自當作桺。

皮可煮作飲。十行本吳本作可以煮。

柳音卯。盧刻同。案柳既作桺。則音卯亦當作音邛。

今之杜棠。十行本雪牕本吳本並杜棃。南昌本誤。

杌蘗梅。雪牕本杌注同。

楑櫨先殫。十行本先彈誤。

杭魚毒。十行本雪牕本杭誤杭。

葉圓而厚。各本圓作員。

實似柰赤可食。十行本赤作亦。

苻婁。十行本雪牕本符婁。

樹小如梔子。十行本雪牕本吳本如並作似。

檞楸。十行本檞楸。

木自斃。石經斃作斃。从犬不从大。

不斃頓。十行本不斃類橘。雪牕本不斃頗。

斃者。十行本雪牕本吳本並作蔽者。南昌本誤斃。

覆地者。雪牕本復地者。

楸樹性上竦。十行本吳本性其上竦。雪牕本性甚竦。

今江東亦呼菜菜楸。十行本雪牕本吳本菜不重。南昌本衍。

謂細枝翹繚。十行本雪牕本吳本枝下有皆字。南昌本漏。

釋蟲第十五。

謂之螗蜋音夷。十行本無下三字。

似天牛角長。十行本雪牕本吳本並作長角。

強蚌。十行本作強蚌。注中蚌子同。

蜓馬蜣。十行本雪牕本吳本蜓並作蜋。南昌本誤。

詩云螟螣草蟲。雪牕本作詩曰。

齊人呼蟻蟻蚳。十行本呼爲螘蚳。雪牕本呼蟻爲蚳。

俗呼爲蠀螬。吳本蠀作蠽。

俗謂之桑蟃。雪牕本蟃作蝎。

食桑葉者。杭下治各本並蕭葉　南昌本誤。

釋魚第十六。

無鱗肉黃。十行本作鱗其肉黃。

鯷。各本皆作鮎。南昌本誤。

今鱄魚。十行本鱄魚。

即白鯈魚。十行本吳本無魚字。

喙小鋭而長、各本鋭作銳南昌本誤。

爲鼆音繩。十行本無下二字。

自京門以上。十行本作荆門。

爲當飯音胡。十行本無下二字。

強大多力雪牕本作音暉多力。蓋涉音釋而誤。

蜎狂衰切蠉香完切。雪牕本蜎狂兗反蠉香兗切。

大苦山。十行本吳本苦作若。

字前長。各本甲前長。南昌本誤。

亦有紫色者。雪牕本亦作小。

白文爲點。各本並白爲文點。

蜎大而險。各本蜎作蜎。

卽上貝小。各本並作小貝。

螣螣蛇。上螣字。雪牕本作螣。吳本作螣。按南昌本音釋螣上音朕。下音騰。雪牕本則螣音朕。螣音騰。校勘記云一字非也。

丹甲青玄。各本並青文。

釋鳥第十七。

江東呼爲穫穀。雪牕本作擭穀。

音綢繆。十行本無。

桃蟲鶺。十行本鷚作鶺。

皆自食。十行本吳本並能自食。

今嫻澤鳥。十行本嫻作涸。

亦名搏黍。各本搏作摶。

須贏。雪牕須贏音釋同。

尾長者。各本並長尾者。

江東呼白鶂。各本並白雜。

今在隴西。十行本無在字。

釋獸第十八。

江東呼豽皆通名。雪牕本豽作貙。十行本無下三字。

黑白駁。十行本駁作骰。

黓其皮骨爪牙。各本獸作獻。

毛深者爲班。各本並作斑。

多玄虎玄豹。十行本下有也字。

有角兩足。各本並作兩腳。

大腹痺腳。痺十行本吳本作庳。雪牕本作卑。

有毛反踵。雪牕本吳本作及踵。

獾類也。十行本也上有是字。

狀如獾狗。吳本無如字。十行本無狗字。

亦名鼸鼠。各本鼸鼠。

鼸鼠。雪牕本吳本作鼸鼠。

如鼠而大。雪牕本無而字。

音漏洩。雪牕本洩作泄。十行本無此三字。

江東名咽曰齾齾者。各本曰作爲。雪牕本齾字不重。

裹食處　頰裹。雪牕本並作裹。

釋畜第十九。

北海有獸。各本北海內有獸。

惟馬。石經馬作馬。校文作馬不體。

赤色黑鬣。雪牕本赤作紫。

但尾毛白。十行本作尾毛俱白。

闕廣。各本並闕廣。

此卽腰褭。各本騷褭。

兩被毛。十行本被作披。

或曰美髦鬣。各本曰作云。十行本無鬣字。

日三百餘里。十行本無餘字。

今之騶牛也。十行本吳本作騶牛。盧刻釋文子息反。本或作穊。

髀膝尾。雪牕本尾作屬。

皆踊㚔。踊十行本作蛹。吳本作踴。

江東呼雞少者曰健。各本江東上有今字。雪牕本健下有音練二字。吳本有音練也三字。

大羊爲羬六尺。雪牕本尺下有者字。

大豕爲豝五尺。雪牕本尺下有也字。

有害狗。十行本作善狗。

古之名雞。雪牕本作古之雞也。

續宋中興編年資治通鑑

照曠閣本以元刻本校補元本半葉十三行行廿二字

許光治校

卷一

置下空格有檢字鼓院　轉運趙開言請罷下有權茶二字

卷二

留蜀□作乃各引所部來會下有勢字復振下子羽命吳玠至不敢犯共十七字皆無另行缺者補如左

軍勢復振下空一格接吳玠自鳳翔走保大散關之東和尚原或謂玠宜移屯漢中以保巴蜀玠曰賊不破我詎敢輕進吾堅壁重兵下瞰雍甸金懼吾乘虛襲其後此保蜀長策也諸將乃服秦鳳路經略孫渥收本路兵保鳳州統制官關師古收熙河兵保鞏

富平之敗退保巴蜀雖可爲江淮之聲援而關陝陷金不可復矣張浚輕師失律不能不任其咎

十一月裁定祀典　秦檜從二帝北行及韃辣入寇以檜爲參謀軍事以催錢糧爲名挈家泛小舟連水軍自言遂發檜赴行在檜云殺虜人之監己者奔舟來歸然全家同舟婢僕亦如故人皆知其非逃歸也檜之來也朝士多疑之惟范宗尹李回與檜善力薦其忠及引對檜言如欲天下無事須是南自

南北自北遂建議講和且乞上致書於撻辣以來好上謂輔臣曰檜朴忠可用朕得之喜而不寐蓋聞二帝母后消息又得一佳士也遂以檜爲禮部尚書　十二月定四川激賞絹額　金人册劉豫爲皇帝國僞號大齊都大名府豫既立復還東平以張孝純爲尚書左丞相李孝楊張東權爲左右丞弟益爲北京留守子麟知濟南府　豫自以生景州守濟南節制東平僭位大名遂起四郡強壯爲雲從子弟應募者數千人豫又立三衙官曰翊衞曰親衞曰勳衞以士大夫之子爲之一年升一等滿六歲則試以弓馬合格人出官　金大索客戶拘殺之

卷三　置九路都轉運下無空格有江浙荆三字接下湖閩廣置司湖州尋罷

卷四　依□□作舊制立爲轉員之法　韓世忠敗下金人於宿遷至李堇十三字皆無另接之文補如左

僞齊兵于淮陽　三月初收官誥綾紙錢　以韓世忠爲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岳飛湖北京西宣撫副使張浚於諸大帥中獨稱世忠與飛可倚以大事故並用之　李綱入對上疏凡十六其論中興及金人失信襄陽形勝與和戰朋黨五事皆利害之大者上嘉勞久之　夏四月嚴考校監司守令法

僞齊陷唐州判官唐舉臣推官張從之死之　賜功臣號　訓宗室名　復翰林侍讀學士　劉光世破僞齊劉龍城　五月振湖南饑　收免丁錢　金星犯畢占法邊有邊兵以戒守邊者　六月以王

庶知荊南府。地震詔罪已求言。嚴贓吏法。秋七月。黜內侍馮益。劉光世復壽春府。張浚奏東南形勝。莫重於建康。實爲中興根本。請聖駕臨建康。撫三軍而圖恢復。上從之。九月上如平江。僞齊分道入寇。初劉豫因粘罕得立。知奉粘罕而已。蔑視他帥。至是請兵於金宗泓沮之。聽豫自行。而遣兀朮提兵黎陽以覘釁。劉光世時駐廬州。以爲難守。張俊駐泗州。亦請益兵。衆情恟懼。張浚以書戒俊及光世曰。賊豫之兵。以逆犯順。若不勦除。何以立國。平日亦安用養兵。今日之事。有進擊。無退保。趙鼎等請上親書付浚。大略欲退師還江南。爲保江之計。浚奏若諸將渡江。則無淮南。而長江之險與金共。淮南之屯。正所以屏蔽大江。使賊得淮南。因糧就運。以爲家計。江南其可保乎。今淮西之寇。正當合兵掩擊。況士氣益振。可保必勝。若一有退意。則大事去矣。又岳飛一動。襄漢有警。復何所制。願朝廷勿專制于中。使諸將不敢觀望。上乃手書報浚曰。非卿識高遠慮。何以臻此。浚奉詔異議稍息。光世已舍廬州而退。浚卽星馳至采石。遣人諭光世之衆曰。若有一人渡江。卽（下接斬以徇仍督光世復還廬州。）當能處小（下有小字。）朝廷以求活耶。

卷五。以高閎爲國子司業。此下原闕一頁。今據元刻補如左。

是月劉光世薨。臨其喪。光世蚤貴。其爲大將。御軍姑息。無克復志。論者以此咎之。謚武僖。

癸亥紹興十三年春正月。建國子監太學。以岳飛宅爲之。更科舉法。以經義爲第一場。詩賦爲第二場。策論各一爲三場。初御前殿。詔殿帳毋用文綉。上徽宗尊謚。體神合道駿烈遜功聖文仁德憲慈顯孝皇帝。多親享太廟。二月戒獻圖讖。宰執奏福建安撫使葉夢得。措畫弭盜之事。上曰。盜之竊發。多緣守令非人。掊克所致。宜令帥司條具。凡有害於民者除之。自此夢得或招或捕或誘之。相機三策並用。三月建太社太稷。築圜丘。夏四月。班鄉飲酒儀。上諭宰執曰。郡政以循良稱者。更與擢用。庶爲諸郡守之勸。閏月立貴妃吳氏爲皇后。五月御射殿閱馬。張九成落職。編置南安軍。天中節百官上壽。詔監司失按罰。胡舜陟與呂源有隙。表舜陟贓汚。遣大理寺丞袁枏往推劾之。居兩旬。辭不服而死。人皆爲冤。秋七月初謁景靈宮。八月洪皓來歸。先是虜主以生子大赦。始許皓等南歸。中興奉使幾三十人。生還者。惟皓及張邵朱弁三人而已。若陳過庭、聶昌、司馬朴、滕茂實、崔縱、魏行可。皆執節於北荒。歿於王事。九月魏良臣與檜言。遷客之久在遐方者。可因赦而徙。以召和氣。檜怒。乃出良臣知池州。冬十月。續國朝會要。重創渾天儀。十一月庚申。合祭天地于南郊。上書六經皆畢。檜因請刊石于國子監。仍頒墨本賜諸州學。禁私鑄錢。十二月癸未朔。日有食之。詔避殿減膳。建祕書省。求遺書。金使來賀正。貢金酒器六事。綾羅紗穀三百段。馬六疋。復置三館養士。申嚴銅錢出界禁。

卷七。

撒契丹西夏亮作高麗。數金人君臣如罵撒撒字無作奴隸二字。爾。遷冀作翼。祖神御。陸游尹穡召對。下有稱旨二字。

張浚再起。宣撫江淮。下空四格有將命諸將四字。以分其勢。下空三格有時朝論三字。交諫曰。下空四格有奈何退師四字。金人乘下空四格有其後正軍四字。

上下有尋悔之三字。

卷八。

及用再拜二字。未得穩當。此下原闕一頁。今補如左。

四州不可與、寧少增歲幣。欽宗梓宮亦當奉迎。陵寢地彼必不肯歸我。宜因每遣使入國。恭謁陵寢一次。周操陳良翰同議。以爲名分既正。則叔姪之類不必校。惟土疆不可與。歸正人不可遣。邊備不可徹。及每歲展敬陵寢。皆當預約。錢用材、馬麯同議。以爲我當稱大宋謹白。如與大遼之禮。虞允文力陳不可與和。四州之地。與和尚原商於一帶之險。不可以輕棄。累疏爭之。召浚赴行在。浚沿途復上疏爭之。且曰。金兵屯河南者。號十七萬。今歲意欲迫我以和。復調十萬之師。盡臨邊境。未論人糧。且以馬草料論之。馬驟驢馱自十萬計。月用草二百一十萬束。料二十一萬斛。今茲大雪轉輸益艱。稍遲至春。虜之潰遁。有可必者。臣所以累具奏陳。未須遣使。正欲坐視其變。使命一下。則必增醜虜之氣。墮士卒之心。失中原之望。攜契丹之衆。利害至重。而朝廷易爲之。又曰。自秦檜主和。陰懷他志。卒成逆亮之禍。檜

之大罪未正於朝。致使其黨復出爲惡。臣聞立大事者。以人心爲本。今內外之議未決。而遣使之詔已下。失中原之心。失將士之心。失四海傾慕陛下之心。他日誰爲陛下出力用命哉。人心既失。如水之覆。難以復收。而況於天則不順。於義則未安。臣竊爲陛下憂之。又曰。遣使之議。臣身在外。初不預聞。臣竊惟徽宗欽宗不幸不返。此亙古非常之巨變。凡在臣庶。不如無生。且八陵久隔。赤子塗炭。國家於金大義若何。況夫逆亮憑陵。移書侮慢。邀求大臣。坐索壤地。其事近在前歲。今議者不務力爲自強之計。因虜帥一移書。遂遣朝士再走麾下。再貽書則又欲遣侍從近臣。趨風聽命。復將裒吾民之膏血。以奉讐人。欺陛下以欵之之名。而共爲和之之實。其說固曰吾將欵之。而後下接修我兵政。

卷十。　毋蹈往弊。弊。皆使中人傳旨。下有且事有是非。當面反覆詰難。猶恐未盡。中人傳旨十九字。又安能盡。　趙魏公二年九閱月。下有惟虞雍公滿三年而王魯公六年九閱月十六字。

卷十一。　欲遷左揆而葉。下空五格。有張二尙書中五字。論其招權。下空七格。有納賄之狀上大怒七字。　夏五月親。下空十一格。有試舉人賜余復以下五百五十一字。　罷劉光祖。下空七格。有言職是春濬同知七字。　首上學術邪正。下空五格。有之章及奏名五字。　丁未。議賑諸下有路字。水旱。

卷十二　併論朱熹彭龜年不當逐下詔祖修志在無君其罪當誅姑從竄斥十五字在封還錄黃句下。時劉德秀爲諫長。與下空一格有察字。官張下疊印二格有伯垓二字。宗室與舉愚。除福州觀察使。改名。下空一格有曮字。

卷十三　甲申立貴妃。下有楊氏二字。爲皇后。朝廷作宋朝。聞其事。揚州屯。作屯揚州。不能成功。下有天也二字。復同安漢陽藏巖春三監。卒　以不立皇楊后。

卷十四　丙午贈。增。太學內舍生十員。

卷十五　辛巳嘉定十四年春正月。下有丙戌二字。朔雪。　乙未。雷。　己亥。多少。保安丙薨。

東漢會要補卷跋

徐氏兩漢會要舊鈔本。及武英殿聚珍本。不易購。吳門近有活字本。可家置一編矣。此道光二年。南城胡森香海。以鄭堂江氏校本。栞於端溪精舍者。癸巳八月。假汪小米中翰所藏明人鈔本。第三十七三十八兩卷。及三十六三十九之半。各本俱闕者獨完備。惜鈔出肯史之手。謬誤不少。迺校核范史明知脫譌者。一一訂補三十六卷赦宥條下。延熹九年六月。大赦天下。案九年大赦。紀無文。當作永康元年。又建安元年正月。大赦天下。二年正月。大赦天下。案紀。建安元年正月癸酉。七月丁丑。凡兩赦。自是終建安之年無大赦。此云二年正月。當作七月。蓋蒙上文與平二年正月之文而誤衍也。若此疑似。且仍舊文。未敢遽改。小米將屬楊芸墅明經。用活字版補全此數卷。而敝齋插架。得先成完書。亦快事也。

蔣生沐廣文。從余鈔補缺之卷。刻入叢書屬錄。此跋附於卷後。咸豐四年二月。嘉興錢泰吉識。

二月君子以議獄緩死可令疑罪使詳其法大辟之科盡冬月乃斷其立春在十二月中者勿以報或如故事後卒施行

律學

治書侍御史二人選明法律者爲之凡天下諸讞疑事掌以法律當其是非百官志

郭躬父宏習小杜律前書杜周斷獄深刻子延年亦明法律對父故言小也太守寇恂以宏爲決曹掾斷獄至三十年用法平諸爲所決者退無怨情郡內比之東海于公躬少傳父業講授徒衆常數百人後爲郡吏辟公府元和三年拜廷尉躬家世掌法務在寬平及典理官決獄斷刑多依矜恕乃條諸重文可從輕者四十一事奏之事皆施行著於令子昱亦明法律政有名迹郭氏自宏後數世皆傳法律子孫至公者一人廷尉七人侯者三人刺史二千石侍中郎將者二十餘人侍御史正監平者甚衆郭躬傳

吳雄以明法律斷獄平起自孤宦致位司徒子訢孫恭三世廷尉爲法名家郭躬傳

陳寵曾祖父咸。成哀間以律令爲尚書。王莽召爲掌寇大夫。咸稱病篤。於是乃收斂其家律令書文。皆壁藏之。寵明習家業。少爲郡吏辟司徒鮑昱府。昱高其能。轉爲辭曹。掌天下獄訟。其所平決。無不厭服衆心。撰辭訟比七卷。決事科條。皆以事類相從。（陳寵傳）

陳忠爲廷尉正。司徒劉愷舉忠明習法律。擢拜尚書。忠自以世典刑法。用心務任寬詳。初父寵在廷尉。上除漢法溢於甫刑者。未施行。忠略依寵意。奏上二十三條。爲決事比。以省請讞之敝。（陳忠傳）

鍾皓。世善刑律。以詩律教授門徒千人。（本傳）

王渙。習尚書。讀律令。（循吏傳）

赦宥

建武元年大赦天下。　二年三月大赦天下

六月戊戌大赦天下。（立太子）　三年正月大赦天下

六月壬戌大赦天下。　四年正月大赦天下

五年正月大赦天下。

中元元年大赦天下。封禪。

明帝永平二年。自殊死以下謀反大逆。皆赦除之。祀明堂。

十年四月大赦天下。

十五年四月大赦天下。其謀反大逆。及諸不應宥者。皆赦除之。

章帝建初三年大赦天下。祀明堂。

元和二年大赦天下。祀明堂。

和帝永元十一年大赦天下。

十四年三月大赦天下。臨辟雍。

元興元年大赦天下。改元。

七年四月大赦天下。

殤帝延平元年大赦天下。

安帝永初元年大赦天下。

四年四月大赦天下。

永寧元年大赦天下。立太子。

延光元年大赦天下。改元。

順帝永建元年大赦天下。

陽嘉元年大赦天下。

永和四年四月大赦天下。

建康元年大赦天下。改元。

質帝卽位大赦天下。

威帝建和元年大赦天下。

三年正月大赦天下。加元服。

元初三年二月大赦天下。

建光元年大赦天下。

四年六月大赦天下。

四年正月大赦天下。

三年五月大赦天下。

漢安元年大赦天下。改元。

本初元年六月大赦天下。

二年大赦天下。

和平元年大赦天下。
永興元年大赦天下。
永壽元年正月大赦天下。改元。
三年正月大赦天下。
三年正月大赦天下。
六年三月大赦天下。
九年六月大赦天下。
靈帝建寧元年大赦天下。
熹平元年五月大赦天下。
三年二月大赦天下。
五年四月大赦天下。
光和元年三月大赦天下。
三年正月大赦天下。
元嘉元年大赦天下。
延熹元年六月大赦天下。
四年六月大赦天下。
八年三月大赦天下。
四年正月大赦天下。
二年二月大赦天下。
四年五月大赦天下。
六年正月大赦天下。
二年四月大赦天下。
四年四月大赦天下。

五年正月大赦天下。
中平元年十二月大赦天下。
三年二月大赦天下。
六年四月大赦天下。
獻帝初平元年大赦天下。
三年正月大赦天下。
興平元年正月大赦天下。
建安元年正月大赦天下。
六年三月大赦天下。
四年正月大赦天下。
八月辛未大赦天下。
二年正月大赦天下。
四年正月大赦天下。
二年正月大赦天下。
二年正月大赦天下。

雜錄

建武二十年。吳漢病篤。車駕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愚無所知識。唯願陛下謹無赦而已。本傳。

王符述赦篇曰。凡療病者必知脈之虛實。氣之所結。然後爲之方。故疾可愈而壽可長也。爲國者必先知民之所苦。禍之所起。然後爲之禁。故姦可塞而國可安也。今日賊良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贖。赦贖數。則惡人昌而善人傷矣。何以明之哉。夫謹敕之人。身不蹈非。又有爲吏正直。不避彊禦。而姦猾之黨。橫加誣

言者皆知赦之不久故也善人君子被侵怨而能至闕庭自明萬無數人數人之中得省問者百不過一既對尚書而空遣去者復什六七矣其輕薄姦軌既陷罪法怨毒之家冀其辜戮以解畜憤而反一槩悉蒙赦釋令惡人高會而誇咤老盜服臧而過門孝子見讐而不得討遭盜者覩物而不敢取痛莫甚焉夫養稂莠者傷禾稼患奸軌者賊良民書曰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先王之制刑法也非好傷人肌膚斷人壽命也貴威姦懲惡除人害也故經稱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詩刺彼宜有罪汝反脫之古者唯始受命之君承大亂之極寇賊姦軌難爲法禁故不得不有一赦與之更新頤育萬物以成大化非以養姦活罪故縱天賊也夫性惡之民民之豺狼雖得放宥之澤終無改悔之心旦脫重梏夕還囹圄嚴明令尹不能使其斷絕何也凡敢爲大姦者才必有過於衆而能自媚於上者也多散誕得之財奉以諂諛之辭以轉相驅非有第五公之廉直孰不爲顧哉論者多曰久不赦則姦軌熾而吏不制宜數肆眚以解散之此未昭亂之本源不察禍福之所生也本傳

東漢會要卷二十七

方域上

都邑

建武元年十月車駕入洛陽幸南宮遂定都焉紀

建武中杜篤以關中表裏山河先帝舊京不宜改營洛邑迺作書一篇名曰論都奏之曰夫大漢之盛世藉雒上之饒得御外理內之術雒州本帝皇所以育業霸王所以衍功西被隴蜀南通漢中北據谷口東阻嶔巖關函守嶢山東道窮斯固帝王之淵囿而守國之利器也利器不可以久虛而國家亦不忘乎西都何必去洛邑之淳灣與本傳

杜篤奏上論都欲令車駕遷還長安耆老聞者皆懷動土之心莫不眷然佇立西望徐州刺史王景以宮廟已立恐人情疑惑會時有神雀諸瑞迺作金人論以頌洛邑之美天人之符文有可採循吏傳

建初中京師修起宮室濬繕城隍而關中耆老猶望朝廷西顧班固乃上兩都賦稱洛邑制度之美以折西賓搖佚之論其辭曰有西都賓問於東都主人曰蓋聞皇漢之初經營也嘗有意乎都河洛矣輟而弗

康。實用西遷。左據函谷二崤之阻。表以泰華終南之山。右界褒斜隴首之險。帶以洪河涇渭之川。華實之毛。則九州之上腴焉。防禦之阻。則天下之奧區焉。主人喟然而歎曰。子實秦人。矜夸館室。保界河山。信識昭襄而知始皇矣。惡睹夫大漢之云爲乎。今將語子以建武之理永平之事。且夫僻界西戎。險阻四塞。修其防禦。孰與處乎土中。平夷洞達。萬方輻湊。秦領九嵕涇渭之川。曷若四瀆五嶽。帶河泝洛。圖書之淵。子習秦阿房之造天。而不知京洛之有制。識函谷之可關。而不知王者之無外也。全文見本傳。

獻帝中平七年。關東兵起。董卓懼。欲遷都以違其難。迺大會公卿議曰。高祖都關中十有一世。光武宮洛陽。於今亦十世矣。案石包讖。宜徙都長安。以應天人之意。百官無敢言者。楊彪曰。移都改制。天下大事。故殷庚五遷。殷民胥怨。昔關中遭王莽變亂。宮室焚蕩。民庶塗炭。百不一在。光武受命。更都洛邑。今天下無虞。百姓樂安。明公建立聖主。光隆漢祚。無故捐宗廟。棄園陵。恐百姓驚動。必有糜沸之亂。石包讖妖邪之書。豈可信用。卓曰。關中肥饒。故秦得幷吞六國。且隴右材木自出。致之甚易。又杜陵南山下。有武帝故瓦陶竈數千所。幷功營之。可使一朝而辦。百姓何與議。若有前卻。我以大兵驅之。可令詣滄海。彪曰。天下動之至易。安之甚難。惟明公慮焉。卓作色曰。公欲阻國計耶。太尉黃琬曰。此國之大事。楊公之言。得無可思。卓不答。司空荀爽見卓意壯。恐害彪等。因從容言曰。相國豈樂此耶。山東兵起。非一日可禁。故當遷以

圖之。此秦漢之故也。卓意小解。

卓時欲徙都長安。迺謂陳紀曰。三輔平敞。四面險固。土地肥美。號爲陸海。今關東兵起。恐洛陽不可久居。長安猶有宮室。今欲西遷何如。紀曰。天下有道。守在四夷。宜修德政以懷不附。遷移至尊。誠計之末者。愚以公宜事委公卿。專精外任。其有違命。則威之以武。今關東兵起。民不堪命。若謙遠朝政。率師討伐。則塗炭之民。庶幾可全。若欲徙萬乘以自安。將有累卵之危。嶮嶸之險也。卓意甚忤。而敬紀名行。無所復言。陳紀傳。

卓議遷都長安。太尉黃琬。與司徒楊彪諫不從。琬退而駁議之曰。昔周公營洛邑以寧姬。光武卜東都以隆漢。天之所啓。神之所安。大業既定。豈宜妄有遷動。琬竟坐免。黃琬傳。

初平元年二月丁亥。遷都長安。紀。

興平二年。乘輿播遷。建安元年。楊奉韓暹奉車駕至雒陽。是時宮室燒盡。百官披荆棘。依牆壁間。曹操在許。謀迎天子。衆以爲山東未定。荀彧曰。昔晉文公納襄王。而諸侯景從。漢高爲義帝縞素。而天下歸心。自天子蒙塵。將軍首倡義兵。徒以山東擾亂。未遑遠赴。今鑾駕旋軫。東京榛蕪。義士有存本之思。兆民懷感

舊之哀。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人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天下。大略也。扶宏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四方雖有逆節。其何能爲。操迺將兵詣洛陽。引董昭問計。昭曰。將軍入朝。此下諸將未必服從。今留輔弼。事勢不便。惟有移駕幸許耳。操曰。此孤本志也。遂遷都許。

輿地圖

光武披輿地圖。指示鄧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迺得其一。子前言以吾慮天下不足定何也。禹曰。古之興者在德厚薄。不以大小。（禹傳。）

建武十五年。議封皇子。大司空上輿地圖。（紀。）

永平十五年。明帝案地圖封皇子。（明德馬后紀。）

省併郡國

世祖建武十年。省定襄郡。徙其民於西河。

十一年。省朔方牧幷幷州。

十二年。省金城郡屬隴西。

十三年二月丁巳。幷西京十三國。廣平屬鉅鹿。眞定屬常山。河間屬信都。城陽屬琅邪。泗水屬廣陵。淄川

屬高密。膠東屬北海。六安屬廬江。廣陽屬上谷。據此惟有九國。云十三誤也。

十二月。復置金城郡。

二十年。省五原郡。徙其吏人置何東。

和帝永元二年五月庚戌。分太山爲濟北國。分樂成涿郡勃海爲河間國。

六年十一月。詔以勃海郡屬冀州。

已上皆本紀所載者。紀所不書而載於本郡之下者。有志可。茲不具錄。

前書地理志。承秦三十六郡。縣邑數百。後稍分析。至於孝平。凡郡國百三縣。邑道侯國千五百八十七。世祖中興。惟官多役煩。迺命幷合省郡國十。縣邑道侯國四百餘所。至明帝置郡一。章帝置郡國二。和帝置三。安帝又命屬國別領比郡者六。又所省縣漸復分置。至於孝順。凡郡國百五。縣邑道侯國千一百八十。

十三部上

河南尹。雒陽。　河南。　梁。　滎陽。　卷。　原武。

陽武。　中牟。　開封。　苑陵。　平陰。　穀城。

緱氏。　鞏。　成皐。　京。　密。　新城。

河內郡。　河東郡。　宏農郡。　京兆尹。　左馮翊。

匽師。懷。溫。修武。安邑。大陽。河北。濩澤。宏農。盧氏。長安。長陵。高陵。蓮勺。

新鄭。河陽。州。共。楊。解狐氏。端氏。陝。湖。霸陵。商。池陽。重泉。

平。軹。平皐。汲。平陽。皮氏。垣。　龜池。華陰。杜陵。上雒。雲陽。臨晉。

波。山陽。朝歌。臨汾。聞喜。襄陵。　新安。鄭。陽陵。祋祤。郃陽。

沁水。武德。蕩陰。汾陰。絳邑。北屈。　宜陽。新豐。頻陽。夏陽。

王。獲嘉。林慮。蒲坂。永安。蒲子。　陸渾。藍田。萬年。衙。

右扶風。粟邑。槐里。安陵。武功。陳倉。美陽。漆。杜陽。

右司隸校尉部郡七。縣邑侯國百六。

潁川郡。陽翟。鄢。臨潁。襄城。潁陽。昆陽。定陵。許。輪氏。南頓。灑陽。安城。細陽。新蔡。召陵。征羌。安陽。

汝南郡。平輿。鄳陵。新陽。長社。西平。陽城。北宜春。西華。慎。弋陽。原鹿。定潁。召陵。新蔡。細陽。灑強。上蔡。父城。潁陰。汝陰。期思。吳房。富波。思善。山桑。

汝陽。安陽。鯛陽。宜祿。宋公。新息。項。慎陽。朗陵。褒信。

平陵。汙。茂陵。渝麋。鄠。雍。鄢。枸邑。

梁國。城父。下邑。睢陽。虞。礭山。蒙。穀熟。
沛國。相。鄒。譙。臨睢。竹邑。公邱。蕭。寧陵。薄。沛。靳。豐。鉅。向。龍亢。鄲。鄆。建平。荷澤。穀陽。
陳國。陳。扶樂。虹。大邱。杼秋。武平。陽夏。寧平。長平。
魯國。魯。騶。蕃。薛。卞。汶陽。
魏郡。鄴。安邑。館陶。繁陽。內黃。清淵。黎陽。墟。平恩。沙。陰。斥邱。
武安。曲梁。梁期。

右豫州刺史部郡國六。縣邑侯國九十九。

鉅鹿郡。
常山國。
中山國。
安平國。
河間國。

瘿陶。南和。廣年。元氏。欒城。上艾。盧奴。安國。廣昌。信都。觀津。南深。樂成。高陽。

鉅鹿。廣平。高邑。九門。北平。安熹。阜城。經。弓高。文安。

楊氏。斥章。南緜。都鄉。靈壽。毋極。漢昌。南京。堂陽。易。東州。

鄡。曲周。南行唐。蒲吾。新市。蠶吾。扶柳。武遂。武垣。成平。

下曲陽。廣宗。房子。井陘。望都。上曲陽。下博。饒陽。中水。東平。

任。列人。平棘。眞定。唐。蒲陰。武邑。安平。鄚。

彭城國。　姑幕。　武原。　傅陽。　呂。　留。　梧。

廣陵郡。　彭城。　廣戚。　江都。　高郵。　平安。　凌。　東陽。

下邳國。　菑邛。　廣陵。　射陽。　鹽瀆。　輿。　海曲。　淮陰。

淮浦。　下邳。　徐。　肹台。　高山。　僮。　睢陵。　下相。　取慮。

東成。　曲陽。　司吾。　良成。　潘旌。　淮陵。　夏邛。

右徐州刺史部郡國五。縣邑侯國六十二。

濟南郡。　東平陵。　著。　於陵。　臺。　菅。　士城。

梁鄒。　鄒平。　東朝陽。　歷城。

平原郡。　平原。　高唐。　般。　鬲。　祝阿。　樂陵。

濕陰。　安德。　厭次。

樂安國。　臨濟。　千乘。　高菀。　樂安。　博昌。　蓼城。

北海國。
利。劇。平昌。膠東。
東萊郡。
黃。東牟。不期。
齊國。
臨菑。西安。
右青州刺史部郡國六。縣六十五。
南陽郡。
宛。冠軍。魯陽。雉。比陽。復陽。涅陽。育陽。穰。酈。
益。營陵。朱虛。卽墨。牟平。昌陽。
壽光。平壽。東安平。壯武。掖。盧鄉。
都昌。高密。下密。曲成。長廣。
安邛。昌安。拒。掖。黔陬。
淳于。夷安。觀陽。當利。葛盧。
葉。犨。平氏。陰。朝陽。
昌國。臨朐。廣。般陽。
新野。堵陽。棘陽。鄧。蔡陽。
章陵。博望。湖陽。鄧。安衆。
西鄂。舞陰。隨。山都。筑陽。

南郡。
江夏郡。
零陵郡。
桂陽郡。
武陵郡。

武當。析。江陵。華容。枝江。西陵。沙羨。南新市。泉陵。都梁。烝陽。郴。桂陽。臨沅。

順陽。巫。襄陽。夷道。西陽。鄀。安陸。零陵。夫夷。便。含涯。漢壽。

成都。秭歸。邩。夷陵。軑。下雉。營道。始安。末陽。浈陽。耒陽。扈陵。

襄陽。中盧。宜城。州陵。鄳。鞏春。營浦。重安。陰山。曲江。零陽。

南鄉。編。鄀。很山。竟陵。鄂。泠道。湘鄉。南平。漢寧。充。

丹水。當陽。臨沮。雲杜。平春。洮陽。昭陽。臨武。沅陵。

長沙郡。
辰陽。　臨湘。　連道。　容陵。　酉陽。　攸。　昭陵。　遷陵。　茶陵。　益陽。　鐔成。　安城。　下雋。　沅南。　鄨。　羅。　作唐。　湘南。　醴陵。

右荊州刺史部郡七。縣邑侯國百一十七。

九江郡。
陰陵。　壽春。　浚遒。　成德。　西曲陽。　令肥。
歷陽。　當塗。　全椒。　鍾離。　阜陵。　下蔡。
平阿。　義成。
丹陽郡。
宛陵。　溧陽。　故鄣。　丹陽。　於潛。　泾。
歙。　黝。　陵陵。　蕪湖。　秣陵。　湖熟。
廬江郡。
舒。　雩婁。　尋陽。　潛。　臨湖。　龍舒。
句容。　江乘。　春穀。　石城。　蓼。　安豐。
襄安。　皖。　居巢。　六安。
陽泉。　安風。

會稽郡。
山陰。鄞。烏傷。
上虞。剡。餘姚。句章。鄞。
永寧。東部。
吳郡。
吳。海鹽。烏程。餘杭。毗陵。
曲阿。由拳。安。富春。陽羨。
婁。
豫章郡。
南昌。建城。新淦。宜春。廬陵。
雩都。南野。南城。鄱陽。歷陵。
鄡陽。彭澤。柴桑。艾。
石陽。臨汝。建昌。
諸暨。餘暨。
太末。
丹徒。
無錫。
章安。
贛。
餘汗。
平都。

右揚州刺史部郡六。縣邑侯國九十二。

方域下

十三部下

漢中郡。南鄭。錫。巴郡。江州。枳。宣漢。雒州。白水。成都。瀘氏。武陽。廣漢郡。蜀郡。犍爲郡。

成固。上庸。宕渠。涪陵。漢昌。新都。葭萌。郪。汶江。資中。

西城。房陵。朐忍。墊江。

褒中。閬中。安漢。什方。廣漢。繁。廣柔。南安。

沔陽。魚復。平都。涪。德陽。廣都。縣虎。棧道。

安陽。臨江。充國。

梓潼。臨邛。江陽。

牂牁郡。　荷節。　故且蘭。　同竝。　漏臥。　邛都。　三縫。　莋秦。　滇池。　建伶。　同勞。　不韋。　哀牢。　陰平。　廣漢屬國。

越巂郡。　南廣。　平夷。　談藁。　句町。　遂久。　會無。　姑復。　勝休。　穀昌。　雙柏。　巂唐。　博南。　句氏。　剛氏。　嚴道。

益州郡。　漏臥。　進乘。　靈關。　定莋。　闡。　臺登。　西隨。　毋單。　毋斂。　談指。　夜郎。

永昌郡。　漏江。　江。　安。　比蘇。　然。　連。　牧靡。　愈无。　律高。　味。　拼棟。　楪榆。　貢古。　昆澤。　秦臧。　邪龍。　雲南。　同瀨。　毋掇。

蜀郡屬國。　漢嘉。　蘇示。　青蛉。　卑水。　莋。　宛溫。　鐔封。

犍爲屬國。朱提。

右益州刺史部郡國十二。縣邑一百一十八。

隴西郡。狄道。安故。漢陽。

漢陽郡。冀。臨洮。枹罕。望恆。獯道。阿陽。白石。氐道。首陽。

武都郡。下辨。西。隴。

金城郡。允吾。羌道。

安定郡。臨涇。臨羌。破羌。高平。朝那。安夷。令居。

北地郡。富平。彭陽。淳鹵。泥陽。弋居。

武都。上祿。故道。河池。沮。

廉。烏枝。尤街。枝楊。

參綵。三水。金城。

靈州。陰盤。榆中。

漢陽。略陽。郭。

平襄。勇士。河關。

顯親。成紀。大夏。

上邽。襄武。

武威郡。姑臧。樸劇。顯美。張掖郡。觻得。酒泉郡。福祿。驪靬。敦煌郡。安彌。敦煌。張掖屬國。候官。張掖居延屬國。居延。

右涼州刺史部郡國十二。縣道侯官九十八。

上黨郡。長子。屯留。泫氏。壺關。銅鞮。高都。沾。潞。涅。猗氏。襄垣。陽阿。穀遠。

張掖。武威。休屠。揟次。鸞鳥。媪圍。宣威。倉松。鵠陰。祖厲。左騎。昭武。日勒。番和。表是。樂涫。玉門。會水。沙頭。龍勒。冥安。乾齊。延壽。效穀。千人。氏池。屋蘭。千人官。左騎。居延。删丹。拼泉。廣至。司馬官。

太原郡。上郡。西河郡。五原郡。雲中郡。定襄郡。雁門郡。

晉陽。狼孟。大陵。虒施。定陽。離石。平周。廣衍。九原。宜梁。雲中。武泉。善無。陰館。

界休。鄔。祈。白土。高奴。平定。平陸。五原。曼柏。咸陽。原陽。桐過。繁畤。

榆次。孟。虙虎。垣漆。龜茲。美稷。益蘭。臨沃。成宜。箕陵。定襄。武城。樓煩。

中都。平陶。陽邑。奢延。候官。樂街。圜陰。父國。西安陽。沙陵。成樂。駱。武州。

于離。京陵。雕陰。中陽。菌。河除。沙南。武進。中陵。汪陶。

茲氏。陽曲。楨林。皐狼。圜陽。武都。北輿。劇陽。

朔方郡。
右幷州刺史部郡九。縣邑侯國九十八。
涿郡。
廣陽郡。
代郡。
上谷郡。
漁陽郡。
右北平郡。

方城。　蓟。　涿。　臨戎。　原平。　崞。
廣陽。　桑乾。　高柳。　狋氏。　沮陽。　涿鹿。　安樂。　漁陽。　土垠。
平城。　疆陰。　三封。　酒。　故安。　范陽。　良鄉。　北新城。
埒。　朔方。　沃野。　廣牧。　大城。
昌平。　道人。　東安陽。　潘。　下落。　狐奴。　漊。　獷平。　俊靡。
軍都。　當城。　平舒。　廣甯。　居庸。　雍奴。　泉州。　平谷。
馬邑。　鹵城。　廣武。
安次。　馬城。　代。　雒督。　班氏。
無終。

遼西郡。陽樂。令支。肥如。臨渝。
遼東郡。襄平。無慮。望平。候城。
元菟郡。高句驪。西蓋馬。上殷台。番汗。沓氏。候城。遼陽。
樂浪郡。朝鮮。增地。屯有。昌遼。海陽。新昌。西安平。汶。無慮。高顯。含資。海冥。提奚。無慮。列口。占蟬。險瀆。樂都。長岑。遂城。房。
遼東屬國。昌遼。屯有。昭明。帶方。訥那。西蓋馬。上殷台。淇水。駟望。鏤方。徒河。賓徒。

右幽州刺史部郡國十一。縣邑侯國九十。

南漢郡。番禺。博羅。中宿。龍川。四會。揭陽。
蒼梧郡。廣信。謝沐。高要。封陽。臨賀。端谿。
鬱林郡。布山。馮乘。富川。荔浦。猛陵。鄨平。桂林。
增城。安廣。阿林。廣鬱。中溜。

合浦郡。　合浦。　徐聞。　臨塵。　領方。
交阯郡。　龍編。　贏陵。　定安。　高涼。　臨允。　朱崖。
九眞郡。　北帶。　稽徐。　西卷。　朱吾。　居風。　無編。
日南郡。　胥浦。　西捲。　朱吾。　居風。　無編。
右交阯刺史部郡七。縣五十六。

復九州。

獻帝建安十八年。復禹貢九洲。本紀獻帝春秋云。時省幽并州。以其郡國并於冀州。省司隸校尉。及涼州以其郡國并爲雍州。省交州并荆州益州。於是有兗豫青徐荆揚冀益雍也。九數雖同而禹貢無益州有梁州。然梁益亦一地也。

宮苑

南宮。

北宮。永明三年起。八年十月成。

長樂宮。

長信宮。帝祖母稱長信宮。見百官志。

永樂宮。靈帝母所居。

永安宮。何皇后紀。

中宮。皇后宮。

東宮。太子宮。

章德前殿。后紀在九龍門內。

嘉德殿。后紀在九龍門內。

崇德殿。孫程傳。

邯鄲宮。吳棠傳。

長秋宮。皇后宮。

濯龍宮。威帝紀。

承光宮。种暠傳。

東宮前殿。明帝紀。

桐宮。和帝陰皇后紀。

椒房。后妃以椒塗壁。取其繁衍多子。

玉堂殿。靈帝中平四年修。

承福殿。五行志。

宣德殿。馬援傳。
宣平殿。張奮傳。
德陽殿。鍾離意傳。
千秋殿。五行志。
萬歲殿。五行志。
黃龍殿。五行志。
華光殿。劉寬賜侍講華光殿。
章臺殿。
溫飭殿。

安福殿。黃香傳。
宣室殿。五行志。
宣明殿。樊儵傳。
温明殿。景丹傳。
卻非殿。光武紀。
和歡殿。五行志。
含德殿。
天祿殿。
迎春殿。

壽安殿。

樂成殿。靈紀注。

靈臺殿。靈紀注。

章臺下殿。馬防傳。

平樂觀。鄧騭傳。

蘭觀。禮儀志。

上林苑。諸帝校獵於此。

廣成苑。順帝陽嘉四年幸廣成苑。

顯陽苑。延熹二年造。

永寧殿。竝東京賦。

壽安殿。梁后紀。

北閤後殿。馬后紀。

雲臺廣室。陰興傳。

東觀。安紀注云南宮有東觀。

承祿觀。清河王慶居承祿觀。

西苑。順帝陽嘉元年紀。

鴻德苑。威帝延熹元年。置鴻德苑令。

平樂苑。洛陽宮殿名有平樂苑。

畢圭靈昆苑。靈帝光和三年作。

南園。百官志云。在洛水南。

濯龍園。馬后三紀。

鴻池。威帝開。在雒陽東二十里。

永巷。後改掖庭。

宮掖門魏闕附。

平城門。

元武門。

南掖門。

西園。靈帝紀。

芳林園。東京賦。

直里園。百官志。

濯龍池。東京賦。

蒼龍門。卽蒼龍闕。

北門。

東門。

朔平門。

南端門。闈門也。南方正門。

崇賢門。東門也。

雲龍門。德陽殿東門。

九龍門。嘉德殿在內。

象魏闕。東京賦云。建象魏之兩觀。旌六典之舊章。文選注云。立兩觀者。欲表明六典舊章之法。垂於象魏。

朱雀闕。曹節傳。

嘉德門。曹褒傳。

承明門。陳蕃傳。

右七門。見百官志。各置司馬屬衞尉。

應門。中門也。

金商門。西門也。

神虎門。德陽殿西門。

已上竝見東京賦。

永樂門。蔡邕傳。

盛化門。蔡邕傳。

盛饌門閣。五行志。

青瑣門。百官志注。

雒陽城門

平城門。雍門。津門。開陽門。中東門。穀門。鴻都門。來歷傳。上西門。廣陽門。小苑門。耗門。上東門。夏門。

街市

雒陽二十四街。街一亭。十二城門。門一亭。蔡質漢儀。

雒陽市長。屬河南尹。百官志。

長安鑄錢多姦巧。京兆尹閻興。召第五倫爲督鑄錢掾。領長安市。倫平銓衡正斗斛。市無阿枉。百姓悅服。

宮苑雜錄

行在所。光紀注云。天子以四海爲家。故謂所居爲行在所。

天子無外。乘輿所幸。卽爲京師。竇武傳。

建武十九年。修西京宮室。紀。

永平三年。起北宮。及諸官府。尙書鍾離意上疏曰。竊見北宮大作。人失農時。自古非苦宮室狹小。但患人不安寧。宜且罷止。以應天心。帝勅大匠止作諸宮。後德陽殿成。百官大會。帝思意言。謂公卿曰。鍾離尙書若在。此殿不立。傳。

肅宗時。承平久。宮室臺榭。漸爲壯麗。扶風梁鴻作五噫歌曰。陟彼北芒兮。噫。覽觀帝京兮。噫。宮室崔嵬兮。噫。民之劬勞兮。噫。遼遼未央兮。噫。上聞而非之。袁紀。

順帝陽嘉元年。修飾宮殿。郎顗拜章曰。宮殿官府。近始永平。歲時未積。便更修造。又西苑之設。禽畜是處。

復爲害。初平帝時。河汴決壞。未及得修。建武十年。陽武令張氾上言。河決積久。日月侵毀。濟渠所漂數十許縣。修理之費。其功不難。宜改修隄防。以安百姓。書奏。光武卽爲發卒方營河功。而浚儀令樂俊復上言。昔元光之間。人庶熾盛。緣隄戀殖。而瓠子河決。尙二十餘年不卽擁塞。今居家稀少。田地饒廣。雖未修理。其患猶可。且新被兵革。方興力役。勞怨旣多。民不堪命。宜須平靜。更議其事。光武得此遂止。後汴渠東侵。日月瀰廣。而水門故處皆在河中。兗豫百姓怨歎。以爲縣官常興佗役。不先民急。永平十二年。議修汴渠。迺引見景。問以理水形便。景陳其利害。應對敏給。帝喜之。又以常修浚儀功業有成。迺賜景山海經、河渠書、禹貢圖及錢帛衣物。夏遂發卒數十萬。遣景與王吳修渠築隄。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景迺商度地勢。鑿山阜。破砥磧。直截溝澗。防遏衝要。疎決壅積。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洄注。無復潰漏之患。景雖簡省役費。然猶以百億計。明年夏渠成。帝親自循行。詔濱河郡國置河隄員吏。如西京舊制。景由是知名。

王吳及諸從事掾史。皆增秩一等。王景傳。

永平十三年四月。汴渠成。幸滎陽。循行河渠。乙酉詔曰。自汴渠決敗六十餘歲。加頃年以來。雨水不時。汴流東侵。日月益甚。水門故處皆在河中。滂濿廣溢。莫測圻岸。蕩蕩極望。不知綱紀。今兗豫之人。多被水患。迺云縣官不先人急。好興他役。又或以爲河流入汴。幽冀蒙利。故曰左隄彊則石隄傷。左右俱彊則下方

傷宜任水勢所之。使人隨高而處。公家息壅塞之費。百姓無陷溺之患。議者不同。南北異論。朕不知所從。久而不決。今既築隄理渠。絕水立門。河汴分流。復其舊迹。陶邱之北。漸就壤墳。故薦嘉玉潔牲。以禮河神。東過洛汭。歎禹之績。今五土之宜。反其正色。濱渠下田。賦與貧人。無令豪右得固其利。庶繼世宗瓠子之作。因遂度河。登太行。進幸上黨而還。紀。

王景爲廬江大守。郡界有孫叔敖所起芍陂稻田。景驅率吏民使修。起蕪廢。由是境內豐給。景傳。

永平中。理虖沱石臼河。從都慮至羊腸倉。欲令東漕。太原吏人苦役連年。前後沒溺死者。不可勝算。建初三年。拜鄧訓謁者使監領其事。訓考量隱括。知大功難立。具以上言。肅宗從之。遂罷其役。更用驢輦。歲省費億萬計。訓傳。

元和三年。張禹爲下邳相。徐縣北界有蒲陽坂。傍多良田。而堙廢莫修。禹爲開水門。通引灌溉。遂成熟田數百頃。傳。

和帝永元十年三月壬戌。詔曰。隄防溝渠。所以助順地理。通利壅塞。今廢慢懈弛。不以爲負。刺史二十石。其隨宜疏導。勿因緣妄發。以爲煩擾。將顯行其罰。紀。

何敞爲汝南太守。修理鮦陽舊渠。百姓賴其利。墾田增三萬餘頃。吏人共刻石頌敞功德。傳。

安帝元初二年正月。修理西門豹所分漳水爲支渠。以溉民田。二月詔。三輔河內河東上黨趙國太原。各修理舊渠。通利水道。以溉公私田疇。紀。

三年正月。修理太原舊溝渠。溉灌官私田。紀。

虞詡爲朝歌長。先是運道艱險。舟車不通。驢馬負載。僦五致一。詡迺自將吏士。案行川谷。自沮至下辯數十里中。皆燒石翦木。開漕舡道。以人僦直雇借傭者。於是水運通利。歲省四千餘萬。虞詡傳。

順帝永和五年。馬臻爲會稽太守。始立鏡湖。築塘周回三百十里。灌田九十餘頃。通典。

靈帝熹平四年。遣守宮令之鹽監穿渠。爲民興利。紀。

關梁

建武九年。省關都尉。

十九年。復致函谷關都尉。致當作置。

章帝元和二年十一月壬辰。日南至。初閉關梁。並紀。

郭丹從師長安。買符入函谷關。符卽繻也。舊出入關皆用傳。傳煩。因裂繻帛分持。後復出合之以爲符信。非眞符也。

天井關。在大行山下。

居庸關。光武紀。

五阮關。鮮卑傳注云。在代郡。

常山關。光武紀。

武關。劉虞傳。

白水關。李固解印綬於白水關。

玉門關。班昭傳注云。在燉煌郡。

靈帝中平元年。黃巾賊起。自函谷、大谷、廣城、伊闕、轘轅、旋門、孟津、小平津諸關。竝置都尉。皇甫嵩傳。

傳置

鄧訓乘傳到武威、拜張掖太守。

光武遣馮異、與銚期乘傳撫循屬縣。異傳。

武陵蠻圍劉尙。詔使宋均乘傳。發江夏奔命往救之。宋均傳。

安帝元初二年正月。修理西門豹所分漳水爲支渠。以溉民田。二月詔。三輔河內河東上黨趙國太原。各修理舊渠。通利水道。以溉公私田疇。紀。

三年正月。修理太原舊溝渠。溉灌官私田。紀。

虞詡爲朝歌長。先是運道艱險。舟車不通。驢馬負載。僦五致一。詡迺自將吏士。案行川谷。自沮至下辯數十里中。皆燒石翦木。開漕舡道。以人僦直雇借傭者。於是水運通利。歲省四千餘萬。虞詡傳。

順帝永和五年。馬臻爲會稽太守。始立鏡湖。築塘周回三百十里。灌田九十餘頃。通典。

靈帝熹平四年。遣守宮令之鹽監穿渠。爲民興利。紀。

關梁

建武九年。省關都尉。

十九年。復致函谷關都尉。致當作置。

章帝元和二年十一月壬辰。日南至。初閉關梁。並紀。

東漢會要卷三十九

蕃夷上

東夷

武帝滅朝鮮。於是東夷始通上京。建武之初。復來朝貢。時遼東大守祭肜。威讋北方。於是濊貊倭韓。萬里朝獻。故章和已後。使聘流通。逮永初多難。始入寇鈔。威靈失政。漸滋蔓焉。自中興之後。四夷來賓。雖時有乖畔。使驛不絕。故國俗風土。可得略紀。劉攽曰。驛合作譯。

夫餘國。在元菟北千里。建武中。東夷諸國皆來獻見。二十五年。夫餘王遣使奉貢。光武厚答報之。於是使命歲通。至安帝永初五年。夫餘王始將步騎七八千人。寇鈔樂浪。殺傷吏民。後復歸附。永寧元年。迺遣嗣子尉仇台詣闕貢獻。天子賜尉仇台印綬金綵。順帝永和元年。其王來朝京師。帝作黃門鼓吹角抵戲以遣之。威帝延熹四年。遣使朝賀貢獻。永康元年。王夫台將二萬餘人寇元菟。元菟太守公孫域擊破之。斬首千餘級。至靈帝熹平三年。復奉章貢獻。夫餘本屬元菟。獻帝時。其主求屬遼東云。

挹婁古肅愼之國也。漢興已後。臣屬夫餘。

高句驪。東夷相傳以爲夫餘別種。武帝滅朝鮮。以高句驪爲縣。建武八年。遣使朝貢。二十三年冬。句驪蠶支落大加戴升等萬餘口。詣樂浪內屬。二十五年春。句驪寇右北平漁陽上谷大原。而遼東太守祭肜以恩信招之。皆復款塞。後句驪王宮數犯邊境。和帝元興元年春。復入遼東寇略六縣。太守景蕤擊破之。斬其渠帥。安帝永初五年。宮遣使貢獻求屬。元蒐元初五年。復與濊貊寇玄菟。攻華麗城。建光元年春。幽州刺史馮煥。元菟太守姚光。遼東太守蔡諷等。將兵出塞擊之。捕斬濊貊渠帥。獲兵馬財物。宮迺遣嗣子遂成。將二千餘人攻玄菟遼東。焚城郭。殺傷二千餘人。於是發廣陽漁陽右北平涿郡屬國三千餘騎同救之。而貊人已去。夏復與遼東鮮卑八千餘人攻遼隊。殺掠吏人。蔡諷等追擊於新昌。是歲宮死。子遂成立。明年遂成還漢生口。詣玄菟降。遂成死。子伯固立。其後濊貊率服。東垂少事。順帝陽嘉元年。置玄菟郡屯田六部。質咸之間復犯遼東西安平。建寧二年。玄菟太守景臨討之。斬首數百級。伯固降服。乞屬玄菟云。

東沃沮臣屬。句驪。又有北沃沮。

濊。元朔元年內屬。建武六年封其渠帥爲縣侯。

韓有三種。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辰。

倭。建武中元二年奉貢朝賀。光武賜以印綬。並本傳。

東漢會要卷三十九

蕃夷上

東夷

武帝滅朝鮮。於是東夷始通上京。建武之初。復來朝貢。時遼東大守祭肜。威讋北方。於是濊貊倭韓。萬里朝獻。故章和已後。使聘流通。逮永初多難。始入寇鈔。威靈失政。漸滋蔓焉。自中興之後。四夷來賓。雖時有乖畔。使驛不絕。故國俗風土。可得略紀。劉攽曰。驛合作譯。

夫餘國。在元菟北千里。建武中。東夷諸國皆來獻見。二十五年。夫餘王遣使奉貢。光武厚答報之。於是使命歲通。至安帝永初五年。夫餘王始將步騎七八千人。寇鈔樂浪。殺傷吏民。後復歸附。永寧元年。迺遣嗣子尉仇台詣闕貢獻。天子賜尉仇台印綬金綵。順帝永和元年。其王來朝京師。帝作黃門鼓吹角抵戲以遣之。威帝延熹四年。遣使朝賀貢獻。永康元年。王夫台將二萬餘人寇元菟。元菟太守公孫域擊破之。斬首千餘級。至靈帝熹平三年。復奉章貢獻。夫餘本屬元菟。獻帝時。其主求屬遼東云。

挹婁古肅愼之國也。漢興已後。臣屬夫餘。

高句驪。東夷相傳以爲夫餘別種。武帝滅朝鮮。以高句驪爲縣。建武八年。遣使朝貢。二十三年冬。句驪蠶支落大加戴升等萬餘口。詣樂浪內屬。二十五年春。句驪寇右北平漁陽上谷大原。而遼東太守祭肜以恩信招之。皆復款塞。後句驪王宮數犯邊境。和帝元興元年春。復入遼東寇略六縣。太守景蕤擊破之。斬其渠帥。安帝永初五年。宮遣使貢獻求屬。元蒐元初五年。復與濊貊寇玄菟。攻華麗城。建光元年春。幽州刺史馮煥。元菟太守姚光。遼東太守蔡諷等。將兵出塞擊之。捕斬濊貊渠帥。獲兵馬財物。宮迺遣嗣子遂成。將二千餘人攻元菟遼東。焚城郭。殺傷二千餘人。於是發廣陽漁陽右北平涿郡屬國三千餘騎同救之。而貊人已去。夏復與遼東鮮卑八千餘人攻遼隊。殺掠吏人。蔡諷等追擊於新昌。是歲宮死。子遂成立。明年遂成還漢生口。詣元菟降。遂成死。子伯固立。其後濊貊率服。東垂少事。順帝陽嘉元年。置元菟郡屯田六部。質威之間復犯遼東西安平。建寧二年。元菟太守景臨討之。斬首數百級。伯固降服。乞屬元菟云。

東沃沮。臣屬句驪。又有北沃沮。

濊。元朔元年內屬。建武六年封其渠帥爲縣侯。

韓有三種。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辰。

倭。建武中元二年奉貢朝賀。光武賜以印綬。並本傳。

南蠻

光武中興．武陵蠻夷特盛．建武二十三年．精夫相單．